

續愛的教育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小說

II

續愛的教育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一七號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育教的愛續”

民國十九年三月月初版

民國廿四年二月十版

有者著作權

\*

不許翻印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孟德格 查

譯者 夏 巧 尊

發行 者 章 錫 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 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梧州路三〇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廣州北平漢口長沙

開明書分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開明書店

本叢刊分列九類

事

故

說

傳

話

神

話

童

說

小

言

寓

歌

詩

本

劇

略

著 述 名

# 育教的愛續

著 查 格 德 孟  
譯 尊 呵 夏



店 書 明 開



## 譯者序

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考萊）譯本出版以來，頗爲教育界及一般人士所樂閱。讀者之中，且常有人來信，叫我再多譯些這一類的書。朋友孫俚工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人，他遠從東京寄了這書的日譯本來，囑我翻譯。於是就發心譯了，先在教育雜誌上逐期登載。這就是登載完畢以後的單行本。

原著者的事略，我尙未詳悉，據日譯者三浦關造的序文中說，是意大利的有名詩人，且是亞米契斯的畏友，一九一〇年死於著此書的桑·德連寨海岸。這書對於意大利民衆曾給與強大的刺激，當代怪傑牟梭利尼據說亦曾從這書受到多大的感化的。

這書以安利柯的舅父白契爲主人公，所描寫的是自然教育。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軟教育，而這書所寫的卻是意志教育，硬教育。愛的教育中含着多量的感傷

性，而這書卻含着多量的興奮性，愛讀愛的教育的諸君，讀了這書，可以尋着一種的調劑。學校教育本來不是教育的全體，古今中外，儘有幼時無力受完全的學校教育而身心能力都優越的人。我希望國內整千萬無福升學的少年們能從這書獲得一種慰藉，發出一種勇敢的自信來。

十九年二月，可尊記於滬寓。



# 目次

譯者序..... i

## 第一

一 安利柯的失敗..... 一

二 去吧..... 五

三 自然的懷裏..... 八

四 大海樣襟懷的舅父..... 一〇

## 第二

一 舅父的學校..... 一五

二 拉普蘭特產的大麥..... 一九

B

(2)

(1)

三 犬麥夏水仙百刁柏……………二二二

第三

一 遠足與舅父的追懷……………二一七

二 決心……………三五

三 善行曆的作法……………三七

第四

一 犬與人……………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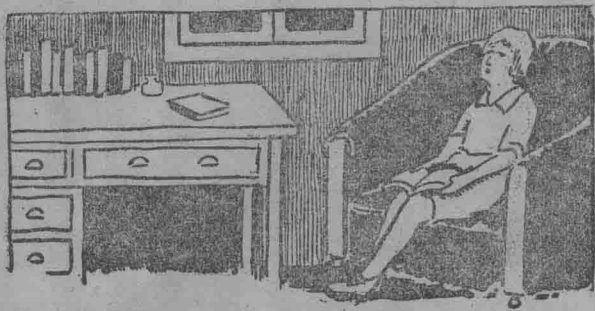
二 英國的孩子是不哭的……………五九

第五

一 舅父的感慨……………六二

二 糊塗侯爵的故事……………六六

第六



## 第一

### 一 安利柯的失敗

愛的教育（考萊）爲全世界人們所愛讀的有名的書，書中少年主人公安利柯是全世界人們周知的可愛的好孩子。安利柯受了好父親，慈愛的母親及熱心的先生的教育，純真地成長上去。

可是，小學卒業後的安利柯，是怎樣地成長的呢？其間曾有過何等的經過呢？以下就把小學卒業以後的安利柯來談談吧。

安利柯到了中學，用功非常有興趣，甚麼科目都歡喜，

尤歡喜地理與歷史。羅馬大帝國由小農村勃興的史談咧，愛國者格里勃爾第的事跡咧，文藝復興期詩人藝術家的情形咧，都使安利柯歡喜得甚麼似地。

安利柯用功地理歷史，上了癮了，光是學校所授的那些不能滿足，一回到家裏，就尋出大人所讀的歷史書來讀到更深。

但是，那是大人所用的書，自然艱深，常有許多不能懂的。忍耐了熱心讀去，讀到夜深，渴睡來了，常至於伏在書上熟睡，自己也不知道。

父親知道了這情形，曾這樣地注意安利柯：

「安利柯！你不是用功過度了嗎？昨夜你是在書上伏了睡到今晨的吧，從黃昏一到位子上就睡着了哩！用功原要緊，但如此地用功，是有害身體的。這樣地把身體弄壞了，所用的功也歸於水泡，結果與怠惰的沒有兩樣，身體弄壞了，甚麼事都做不成。你現在正是要緊時期呢，十四歲的血氣旺盛的少年，如果一味讀書，至於要在案上昏睡，將來身體壞了，就要一生成爲廢物的。先生說你在學校中成績最好，我聽了原快活，但與其你這樣過

於用功把身體弄壞，寧願你強健地成長啊！」

被父親熱心地這樣一說，安利柯也覺得不錯。父親又說：

「安利柯！夜間好好地睡，在日中用功啊！無論甚麼，過了度都不好。」

「是。」

「所以，夜間八時睡了，朝晨太陽未出時起牀吧。」

「是。」

安利柯遂依了晚間八時就寢的約束。

可是安利柯了不得地歡喜用功，毫不運動，每日每日只是讀書。竟至連先生所不知道的歷史上的事，也知道了，弄得同學們爲之喫驚。

不料，果應了父親的豫料，學年試驗一完畢，安利柯身體有了毛病了。

最初，醫生診斷爲胃腸加答爾，後來竟變了腸窒扶斯，並且連氣管也有了毛病，三四週中只能飲些牛乳，仰臥了動彈不得，苦楚萬分。

經過六十日後，勉強起了牀，蹣跚地踱進自己的書房裏對鏡一照，那瘦削蒼白的臉，連自己也幾乎不認識了。

不但如此，想要踏上樓梯去，腳就悸動不穩，眼睛發暈，幾乎像要跌下來的樣子。照這情形，自己也覺得非再大大地休養不可了。臥在牀上，略遇寒風，就立起咳嗽，而且一味臥着，感到厭倦。打起呵欠來，連下巴也懈得似乎會脫掉。「身體弄得如此不好，真沒趣啊！」安利柯這才恍然覺到了。

在病牀中，春去夏來，到了秋天，還未有跳起身來的氣力。有一日，安利柯想散散步，走到庭間徘徊着。忽而接連起了三四度的咳嗽，雖是少年，卻不得不像老年人的屈了腰把手帕抵在口頭，等咳嗽停止。

等咳嗽止了去看那手帕時，有着紅紅的東西。安利柯喫驚了。想到自己或將死於這病，不禁立刻悲哀起來，簌簌下淚。

「去把這手巾給母親看吧。」也會這樣想。及想到優柔的母親見了不知要怎樣驚

慌，於是拿到父親那裏了。

父親見了笑說：「那裏，這是鼻血哩，不要緊！」

說雖如此，父親爲了不放心，請了市中有名的醫生來替安利柯診察。醫生說：

「用不着擔心，不過，肺音略弱，一不小心，到了十八九歲的時候，說不定會變成真病哩。」

「如何安利柯！你非成好好的人物不可，如果身體弄壞，一生就完了。率性把學校暫時停了去和山海森林爲友吧。這樣，身體就會好來的。」父親說。

安利柯也覺得身體要緊，說，「是，就這樣吧。」

## 一 去 吧

過了幾日，父親對安利柯這樣說：

「你從此要親近自然把身體弄強健哩。」

「那末學校怎樣呢？」

「學校目前只好休息，這樣的身體，着實用不來功。」

「那末，再在家裏玩一學期嗎？」

「不要這樣着急，從容地和山海作了朋友，養一年光景再說啊。古來指導人世的偉人們，都曾長久與山海作過朋友的。亞拉伯的默罕穆德是與沙漠爲友而長大的，意大利的國士格里勃爾第是與海爲友而長大的。你也非修習這種偉人們的功課，養成健全的身體與偉大的精神不可。」

「那末，我到那裏去呢？到山裏去，還是到海裏去？」安利柯問。

「唔，父親早已替你豫備妥當了。」

「豫備了甚麼？」

「你還沒有到過桑·德連寨吧。你有一個舅父住在那裏。那是風景很好的村子，據說生在那裏的人，沒有在八九十歲以下死的。父親已和舅父商量好了，把你寄在舅父家。」



裏去。你到那裏去和海與森林爲友吧。並且，舅父是做過船長的，全世界的事都知道，還知道許多好的故事。你丟了書冊，只要以海與森林爲友，以舅父爲師，將比在學校中用功更幸福哩。」

「如此，我就去。」安利柯雀躍了說：「我還要養好了身體回來。」

「唔，非有可以打得倒鬼或海龜的強健身體，是不能成偉大人物的囉。」父親說。

安利柯的舅父因爲多年做着船長，不常來訪，來也只是每年一次光景，來的時候，總帶許多贈物。印度的木實咧，日本的小盒咧，奇異的貝殼咧，各地的玩具咧，還有遠處的海產物咧，一一排列起來，儼然像甚麼祭會時的攤。肆自從這舅父辭了船長，就安居於桑·德連寨，安利柯還一次都未曾到那裏去過。

這舅父因爲沒有兒女，聽說日日在等候安利柯去，安利柯說：

「快些去吧。」

他驚異。

海水漫漫地盪着，把蒼青的海面聳起，勢如萬軍襲來的大浪，砰然衝碎四散。意大利的鐵甲艦衝着這浪進行，演習的大礮，隆隆地從要塞傳來，震得窗上玻璃爲之發顫。走到海邊去看，幾十個漁夫正在曳起漁網，大大的魚映着夕陽閃閃地滿在網裏跳着。在安利柯所見所聞，無一不是可驚異的。

不但海，無論向那裏看，都是好風景。時節雖已交冬，日光仍是溫暖適體，落霜的朝晨，一次也未曾有過。

有一日，母親從故鄉的託里諾來信，信中寫着這樣的話：

「安利柯！託里諾的山地已降雪了，桑·德連寨是溫暖的地方，還未有雪吧。」有甚麼雪呢？澄青的大空中，輝耀着可愛的太陽，榲松、橄欖之葉，一點都不變色，那或深或淺的綠色，終年都像個春天。

村子被古色的城壁圍着，公園中松櫟等繁茂得白晝也薄暗，陽光充滿的砂地上，這

裏那裏都有棕櫚樹展着那大手似的綠葉，尤其是舅父從南洋、南美帶來了種着的熱帶植物繁盛地伸着大葉，那樣兒是在託里諾寒冷的山地無論如何是難得看到的。

#### 四 大海樣襟懷的舅父

沈默的舅父，漸漸多講話了。那聲音宛如在大海的潮中鍛鍊過的海獸的吼聲，舅父一開口，就像大洋的浪在怒吼。可是，那聲音聽去並不粗暴，也不凶惡，於男子的聲音中帶着大膽而和平的感覺。安利柯很愛舅父的這豪氣。

舅父體格結實，雖不十分修長，肩膀平廣，髮全呈灰色，鬚鬚濃重，眉毛明晰，略一顰蹙，那長長的眉毛之下幾乎看不出眼睛來。

舅父的眼睛真奇怪。睥睨怒潮似的光與柔和的光，無時不在交代了輝鏗着。

舅父心氣躁急，時常發怒，但雷霆一過，就此完結，以後很是和柔。

舅父的顏色曬得如赤銅般。面上刻着深溝也似的皺紋。一見似乎可怕。但仔細看去，

舅父拉了安利柯的手，把一個半元幣塞在他手裏：

「跑去，把這給了那乞食的。那是瘋了手的，而且一隻手已沒有了。」

安利柯向那踉跟奔走的乞食者追去，大叫「喂，別跑，別跑！」

乞食者回過頭來，跪在地上幾乎要泣哭出來了。安利柯給與了半元幣，乞食者歪着臉，簌簌地下淚，把額觸在地上拜謝。

又有一日，來了四五个男子，鄭重地來請求一件事，說：「要募集慈善經費，請作個發起人。」

在樓上露臺曝着太陽的舅父，分付女僕說：

「我不知道這類的事，回復他們快回去！」

來的人們仍不回去，依然唧咕不休，舅父從露臺上跑下去，憤然叱了說：

「討人厭的東西！連曝太陽都不得自由，從愚人錢袋裏騙錢的偽慈善事業……須

知道我是不會上這樣的當的。要行慈善，也用不着等你們來說教，自己會去行咧！明白了嗎？明白了末快走！」

根基還未壞盡的鄉人們，受了這一喝，好像狐狸精被顯出了原形的樣子，恐縮地回去了。據說：舅父今日曾在別處出了大注的捐款，大概這些無賴們知道了以爲有機可乘，所以來試行欺騙手段的。

安利柯纔知道世間有藉慈善事業來騙錢餬口的人。

舅父被就地的人們愛慕而且敬畏着。這只要和舅父同去散步就可知道。在路上走時，不論是附近的地痞或是就地的紳士，都一樣地向舅父敬禮，這並非只是形式的敬禮，乃是滿了尊敬與愛慕的敬禮。

小孩們一見舅父，臉上都現出半怕半喜的神情來看他。和安利柯親近的少年們，呼舅父爲「白契舅父」，可是一般的大人卻呼舅父爲「船長」或「騎士」。

「那裏不見我在用脚走着嗎？」舅父有時這樣說了引得大家笑。

地方上被稱爲最上流的人，舅父以外有三個。一是牧師，一是醫生，一是藥劑師。他們背後都呼舅父爲「野蠻人」或「哲學者」。見了動怒的舅父，說是「野蠻人」，見了深情的舅父，說是「哲學者」。

安利柯這樣想：

「不錯，舅父確有像野蠻人的處所。但這像野蠻人的處所，是舅父很好的地方。如果沒有那像野蠻人的處所，舅父雖燃燒着真正的智慧，也無把不正者卑怯者辟易的力了吧。舅父的野蠻性乃是有教養的原始力，唯其如此，故舅父亦得爲哲學者。我從舅父哲學吧，學生活的哲學，焰也似的燃燒的哲學吧。」

着。

## 第二

### 一 舅父的學校

「喂，安利柯！」有一日舅父坐在庭間石上這樣開始說，安利柯坐在旁邊靜默地聽



「你在一年內要在舅父家裏養成強健的身體。但要想強健，如果以為只要怠惰地閑着就好，那就大錯。怠惰是反於身體有害的。要身體健康，非使精神也健康不可。要身體精神雙方健康，新的功課是必要的，因此，你此後要在露天學習功課纔好。」

舅父息了一口氣，又繼續說：

「好嗎？你已把學校的椅子和教科書都拋掉了。你以後的椅子，是庭石或海岸的岩石呢，我就作了你的先生吧。」

「我不叫你作背誦等類的功夫。你非成一個有價值的人物不可，要想成有價值的人物，拿着教科書是無用的。」

「你有着好好的兩隻眼睛，應該用了這眼睛去看世界。你又有着好好的心，應該用這心去思考。這樣，你就會成優良的人物。」

「我於還未能十分讀寫的時候，就入船爲僕歐了。我從孩時，不曾受過誰的教，只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心思考。我的知識，財產以及這別莊，都是自己造成的。」



甚麼告訴人，人亦在從自然學着甚麼，我們非把這知道不可。書冊中所寫着的和先生所教示的，只是從自然的一部大書中抽出來的東西。自然是智慧之母，是先生的老師。

「對嗎？知道了嗎？舉例來說，請看那五株的松樹，在山路上伸出了大大的支幹，很是繁茂吧。還有一株，卻在斷崖的叢叢裏，只纔抽梢枝，露出一種窮弱相吧。」

「這六株松樹，同樣年齡，同一種類，都是我在十年前種的。當你四歲的那年，已是四年生的苗木了的，恰好和你同年的呢。試看，這六株松樹發達上差異得多少！十年前，我從飛倫敦買了這六株小松，五株種在那坂路上，尚餘一株，無適當種植的地方，後來就種在斷崖的叢叢裏。」

「初種的當兒六株都是一樣大小，那五株現在已快要比別莊的屋頂還高，挺挺地很繁茂了，而在斷崖的那一株，卻未到一米突，且有將枯死的樣子。」

「人也如此，只要教育不同，就會和這松樹一樣，發達不同起來哩。哪，自己一個人把這好好地想了，做一篇關於松樹的感想文去寄給你母親吧，替我告訴她：舅父第一次教

你的學課就是松樹談啊！」

## 二 拉普蘭特產的大麥

全生涯在海上過了的舅父，關於海，總算是已畢了業的。舅父除了使安利柯吸海的空氣教示駛舟以外，大抵不居舟中，只是以整理田園爲樂。安利柯與舅父同在田園間工作，就學得了種種的植物名稱、栽培法及效用。

有一日，舅父執了鋤在耕菜地。那地上有收割留剩的穀物的根株。安利柯執了鋤幫同把土塊掀起來時，舅父將鋤插在土中，用手拍一拍腰這樣說：

「看囉，這根株有教你的地方呢，也教你科學，也教你道德。聽着！」

「我今年夏天，耕好了地，一時不知種甚麼好。忽記得書齋一角裏有一撮從拉鮑尼亞帶來的大麥種子，就取來試種。」

「拉鮑尼亞在歐洲北端盡處，是一株樹也不生的極冷的寒冰國。那地方真奇怪，一

年之中，有九個月是夜，就接連有三個月是晝。九個月的夜一過去，天氣就轉暖了，冰也解了，草與灌木轉眼就大，匆忙地開出花來，立即結實成熟。

「這一帶奇怪的國土，統名曰拉普蘭特，拉普蘭特所產的穀物，只有大麥。那裏的大麥和我們這裏的全然不同，在短時期內生長，很快地就結穗。我以為把拉普蘭特的大麥拿到我們的地方來種，也會快生長快結穗的，就取一撮種子放在皮篋中帶了回來。不料帶回來後，一竟忘了，藏在書齋抽屜裏好幾年。

「今年夏天，偶然記起，爲了實驗，就把他種了的，種了以後，啊！真虧他，真虧他！

「拉普蘭特的大麥果然守了那寒冰國的舊性質，在我們的暖國裏，也在僅少的時間中生長了，使人們驚怪哩。真了不得！從下種以至收穫，只不過五週光景。

「那麥桿，你看，現在連着麥穗成了束，放在那工作場的屋閣上，真結得很好的實哩。

「我在來年，後年，不，無論幾年，在我的一生中，仍想下種再種，再來實驗，我死了以後，叫後面的人仍繼續種下去。

「你以為怎樣？無論種幾多年，大麥的生長都會照樣快速收穫都會很好嗎？我覺得那是不會的。生長將漸漸遲緩吧，到了某一時候，其生長力將全等於暖國的普通大麥了。我想，安利柯試想！這拉普蘭特的大麥給着我們大教訓哩。」

「第一，植物是順應了氣候而生長的。其次，他有着巧妙的抵抗力，能避免冰或寒氣等的外敵。如果，斯坎奇那維亞或拉普蘭特的大麥也與我國的大麥一樣，迂緩生長，那末結實以前就要被寒冷的風吹萎了。所以，北國的大麥於寒冷的外敵未攻來時，爲了想結實，不得不急急生長。人也如此哩！在命定不能久活的人，肉體地精神地都用了急速度發達。普通所謂神童者，大概決不是長壽的人。因爲不長壽，所以潛動着一種在孩時把一生的事做盡的自然力。哪，恰如我從拉普蘭特拿回來的大麥的樣子，性急地飛越其生命的拋物線。」

「還有你所不可不想的，就是，那拉普蘭特的大麥把其習慣傳給次代的事。習慣可以成天性，所以，拉普蘭特的大麥雖移植在氣候不同的我們的暖國裏，其生長也仍和在

舅父的那種有趣味的樣兒，不懂起來了，就叫說：

「舅父！」

「呢。」

「舅父摘草有趣嗎？」

「有趣得很！你恐不會知道吧。」

「不知道。這樣麻煩紆緩的事，叫用人做不好嗎？」

安利柯這樣說了，舅父就說：

「那裏真真有趣。我在和許多小草談着話啊。豈但草呢？來看！真有趣，你的眼裏也許不會看到吧，我正在和蟻談話，戲阻其行列，或向着蝸牛招呼，且和許多的蟲類作着會話呢。紆緩的工作，正好利用了思考事情的。」

舅父說了又俯下頭去獨自微笑，既而又擡起頭來：

「喂，安利柯，我的思想在天地間奔繞着，方纔心雖停在草的行列與蝸牛上，現在又

轉跑到天涯去了。我蹲在這裏想寫的書中，不可不有園生的教訓一章。喲呀，書這類東西，原不是我所要寫的……喂，安利柯，來，如果你要聽，我就告訴你吧。」

「呃，安利柯，即時高興起來，從岩石跳下，跑到舅父那裏去。舅父坐在小路旁，談說了起來：

「這小路中，我並未下種，卻有三四十種草，得其所哉地生着。你看，這是狗尾草，這是毛茛，這是黃草。這樣的草只要一度摘去，就不會再生，如果風從別處再把種子吹來，那是例外的。

「可是，很有倔強頑韌的傢伙哩，你看，這就是。這就是名叫犬麥的傢伙。還有，那裏不是有開着黃金色的花的東西嗎？那就是名叫夏水仙的傢伙。

「這兩種東西的頑韌，真是了不得！無論怎樣摘除，也不中用，立刻就會發出芽來。喏，這裏面藏着一大教訓哩，聽啊！」

舅父又繼續着說。

「大麥這傢伙，真是執着力很強的東西。不論是溼地砂地，或是岩石的裂縫，到處都會生根蔓延。要想排除牠，摘去固然不中用，即使把那正根拔去，那許多小根仍會在深土及石縫中繁長的。我會用了鉤刀與草鋤想把那小蛇也似的根株去盡，總於不成功。因為只要有一支根留下，那傢伙就會立刻抽芽長大的。」

「還有這夏水仙，也是討厭不堪的傢伙。任你怎樣摘除，仍是坦然。因為這傢伙有六個乃至二十個左右的圓錐形的球根散伏地中的緣故。所謂圓錐形的球根，恰如胡萊蕪的形狀相似啊。這樣形狀的根潛在地中，拔去了一二條，真毫無痛癢，立刻就恢復舊觀了。」

「夏水仙和那裏無花果下面的石刁柏相似。石刁柏也有許多種類，在那裏的是生活力很強的一種。任你怎樣拔除，到了第二年，仍像對我們說『久違了』的樣子，管自抽芽繁茂。我對了這傢伙，也束手無策，反而佩服起來了。喏，安利柯，所謂金剛不壞之力，石刁柏真有着呢。我想到了此，不禁對牠說：『活着吧，石刁柏啊，盡了你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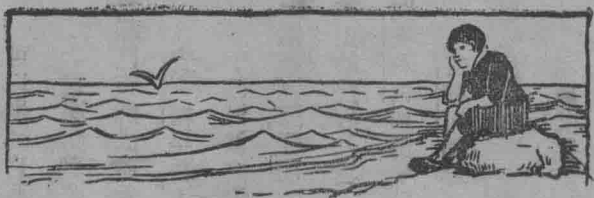
「這大麥、夏水仙、石刁柏，對於我們實昭示着道德上的一大教訓。哪，他們有着抵抗

破滅而生活的力吧，這是因爲根生得深，貯有隱力的緣故。我們要戰勝人生的不幸，也非把知識的根，感情的根伸張在深處不可。能夠這樣，那即使遇到了暴風雨似的大不幸，我們仍然發揮新的力量，重新甦生繁榮。根淺了就不行。用了淺薄的思想，浮面的心情去對付人生，一旦不幸襲來，就難免一蹶不振了。

「根深的植物不像根淺的植物的能在一時吸收許多的水分，但他能逐漸些許些許地把水分吸收了潛藏在地底深處，故雖受烈日，也能出其潛力的抵抗，決不至於枯死的吧。」

「哪，安利柯，這關於植物的根的話，你將來年紀大了時想起來，大概也會覺得不錯的吧。」





### 第三

#### 一 遠足與舅父的追懷

一日，安利柯被舅父帶領了遠足到萊里契去。

出發的時候，好風由海吹來，很是舒服。漸漸前進，道路逼近斷崖，一面是大海，一面是峨峨的山岩。再前去便是有名的險道，舉目崎嶇地矗立着岩石，不能且走且談了。

到了里格里亞，天候忽變，是已近冬季了的緣故吧，天空灰色，海面也黝暗。

及到鮑托利海岸，舅父向安利柯說：「喂，在這裏坐息一下去  
吧。」

可以坐的岩石，附近卻沒有。

「這裏好，就坐在這上面吧。」舅父所指定的岩石，原滿着孔洞，可是因了波濤的衝擊，卻已天然成就着石椅子的樣子。

安利柯坐在上面，卻意外地舒適。

下面海波奔湃，海風吹來，掀起了浪似猶未足，更掠逼石岩呼嘯而去。雲隨了風的旋動，偶露空隙，薄明的銀色的寒冷的日光，就在海上顫動着行走，其光景宛如古時被甲的武士的疾行。及雲一閉，閃光也就即刻消失，水與空仍歸暗淡。在這忽而閃光忽而暗淡之間，安利柯與舅父都默然地凝視着這變化。

安利柯細看舅父時，覺得其眼中有一種光采，似乎正在想很遠很遠的事情。「不知在想甚麼啊！」正猜想間，舅父發出了一聲歎息來。

「舅父甚麼了？」安利柯問。

「唔，對了這暗淡的水空，不覺想起種種的事來了。」舅父沈重地回答。

「想起了甚麼了？」

「想起了五十年前的事，有些難堪起來了。但是，回想究是一件好的事，能這樣地給  
我以一種甘甜而沈靜的悲哀啊，回想起來，我的一生，並無甚麼疚心的事啊！」

安利柯對於舅父不覺感到了一種奇妙的吸引，只是一味凝視着他。

舅父於是感慨無量似地繼續說下去。

「啊，安利柯舅父於幼時恰好也是今日樣的陰鬱的天氣，在這……就是這塊哩，曾  
在這塊岩石上坐過。計算起來，已是距今五十二年前的事了。」

「想起那時的事，實在難堪。那時，我啊，只在數個月間，連喪了父親與母親哩。因此，就  
以初等小學二年的程度，從桑·德連寨的小學校退出，被放逐到世上。」

「父母既亡，那做船長的父親的從兄，叫我入海程十九日的輪船上去服務。那輪船  
名叫泰爾泰那，是行駛黑海運輸糧食的。」

「啊，現在重新記得起來：我那時還只十歲。在這裏，就在這塊岩石上坐了，一壁注視

「牧師和我這樣說：『我是窮人，不能送你時計，也不能送你滿貯着金錢的財囊。但我卻真心情願想送東西給你，因為我和你的父親母親是久交的好友啊！我不能贈你值錢的物品，來把比金錢時計還有價值的教訓來贈你吧。你如果依了這教訓去做，將來你回到故鄉時，假使我還在，你定會感謝我的吧。』」

「啊，安利柯，牧師對我說這樣的話呢。牧師繼續地說：

「『你的父親如在世，他將犧牲了一切叫你求學吧。他近來曾希望養成你為法律家、牧師或官吏呢。不料你才十歲，就成了貧窮的孤兒，從此要因了船長巴爾托洛的照拂，當作船員，流了額上的汗去換麪包喫了。」

「說雖如此，也萬不要灰心，充了船員，也有做船長的希望，只要有志氣，就可以成任何的有名人物；所以無論甚麼職業，都不是可恥的。能每日每日地熟諳事務，逐漸前進，就儘夠了。用了自己的力去學習，這是最貴重的教育啊！如何我給你的贈物，就只是這個哩——啊，最偉大的學問，就在把自己所可能的自己去去做啊！」

「『你從明日起，每朝起來，請先自誓一日中須行三件好的事。晚上睡時請自省今日預定要做的三件好的事會否實行。這樣行去，你的一生就會沒有一日的浪費。只要能如此，你也不必再入學校，不必再待先生的教導了。』

「『哪，白契君知道了嗎？如果知道了，請抱住了我給我一吻，而且望你不要忘記我與我所對你說的話！』

「哪，安利柯！牧師這樣說了，潸然下淚了。我那時有些厭憎起來，以為與其給我這種教訓，還不如給我銀幣一二枚的好，頗恨牧師的吝嗇。」

「可是，第二日，我獨自到這裏岩石上坐了，說也奇怪，竟情不自禁地把牧師唐·愛培里斯德的話回想起來，坐在這裏沈思了好一會呢。」

「我結果就從那時起，決心依守牧師的教言，一切照行。直到老了的今日，還照樣行着。現在仍於朝間想好了一日中所該行的三件好事，如果忘去一件，晚上就不能安然入

睡。我當你那樣的年紀，於海波不平，暴風雨和波濤怒吼的夜間，常因事在甲板上徹夜不眠。每當日出以前，先作了母親所教我的祈禱，其次，必想到那日所應做的三件的好事。

「我遵了唐·愛培里斯德的教訓，曾每日搜求那足使自己身心與知識完全的三件事。入船以後的數年中，我連讀一冊書的時間也沒有。過了幾多年，才略得到自由娛樂的時間。可是，我除小說以外，甚麼都不會讀。我的讀歷史、文學以及哲學的書，都是以後的事。我曾讀了許多的哲學書。從今想來，覺得最好的哲學，就是我每日想努力把自己弄好的時候在自己心裏所發見的東西。」

「這最好的哲學，這樣教示我：即人要身體、感情、思想三者平均調和才好。如果其中有一不完全，就誰也不能為幸福、善良、賢明的人。」

「所謂幸福的人者，就是賢明的人，同時也就是有健康的身體，有善心，有完全辨別道理的頭腦的人。」

「無健康的幸福，是不能有的囉。健康一失，就不能賢明，心因而偏斜，也就不能善良。」

## 二 決心

安利柯一心地聽着舅父的話。覺得這樣的話從來未曾聽到過，不禁自慚起來。安利柯一向總以爲學問這東西是要靠學校教授，父母督令複習的。不料，這多年做過船長的舅父，卻和先生反對地叫他全然換了新方面去着想。

安利柯全如入了別一世界了，一時心裏想起來的很多，終於捺不住了這樣問：

「舅父，怎麼能在一生也每日行三件好事呢？如果一日三件，一年不是很多了嗎？我以爲一年只要能做成一件的好事，就已算是了不得了……」

舅父聽了，突然地：「一日三件，一年可得一千零九十五件，閏年多一日，就得一千零九十八件。這是用了心算就可立刻計算出來的哩。」

「啊，一年非做一千零九十八件好事不可嗎？」安利柯不禁脫口這樣說。

「這算甚麼多？」舅父說，「好的人至少一日也得做二十或三十件的好事呢。哪，待

朋友親切也是好事，做正當的行爲也是好事，愛惠待人也是好事，令人快樂也是好事，又無論怎樣的小的犧牲也是好事，學得知識也是好事啊！這樣，應做的好事很多，只做三件，就嫌麻煩了嗎？」

「這樣說來，也許是的。但我一向未曾這樣做過，所以不十分知道。」安利柯說。

「那末，我來教你知道囉。這樣吧。」舅父說，「我先在簿冊上替你作一個善行預案吧。只一個月份哩。你看了如要變更，就自由變更吧。只要一個月份，後來就可自己去作了。」

「那末，就請替我這樣做。」

「唔，你且這樣試行看！如果預定的好事實行了呢就實行，未實行呢就未實行，一一記入簿冊上。這種簿冊將到了老年時重看起來，那真是你的重要的紀念品吧。年老大了以後，見到兒時的足跡，不知將怎樣地懷戀，怎樣地感慨不置呢。你的一生的善行錄是你美德的足跡，也就是你的年譜。世間啊，名氏不入歷史而行着偉大的英雄行爲，或作着高貴的犧牲的人，很多很多。世界的進步，實賴有這種人。我將來即不爲歷史上的人物，到



了老年，把你那無名的英雄與犧牲者的一生重檢起來，不知將怎樣的快慰啊？好嗎？我從唐·愛培里斯德受教來的事，今日你再從我受教了去吧。」

「好！我願試行。」安利柯決心了說。

### 三 善行曆的作法

過了數日，安利柯的案上放着一本簿冊。取來看時，是舅父的筆迹，寫着正月中所應作的善行的預定。從二月至十二月間，甚麼都未曾寫記。

安利柯拿來讀去，其中像下面樣地寫着：

一月一日

- 一、自省自己身體的缺點。
- 二、自省自己品性的缺點。
- 三、自省自己頭腦的缺點。

他討厭，管自走了。今日他如果再向我討時，給他兩個銅子吧。

三、今日要暗記但丁地獄篇開始的句子。前日自省自己的缺點時，覺得我記憶力最壞，爲練習記憶力起見，故試行暗記大詩人的詩句。

一月四日

一、朝晨既醒，就立刻起來吧。昨日假裝熟睡，做了調乖的事了。

二、今日寫一封好的長信給母親吧。

三、熟記意大利主要的河名和其流域。

一月五日

一、今日和舅父說，請他給我喫萊菔吧。就是味道不好，也忍耐了喫吧。

二、今日雖與附近的孩子們遊戲，也不要做壞事。

三、熟記亞爾帕斯山脈與阿配耐山脈的主要山岳的名稱。

一月六日

一、到斯配契去遠足。

二、昨日從舅父受到注意時，我不覺有些動氣了。爲了自責這不當之罪，今日停止與從兄弟遊戲。

三、把歐羅巴地圖的輪廓，在空中描劃記熟。

一月七日

一、剪除指甲，使之清潔。昨夜到了美炯契家裏，和姑娘鬪紙牌玩着的時候，因爲指甲漆黑，弄得很難爲情。以後不要再叫有這樣的事吧。

二、把檸檬摘了兩個去送給那貧窮的美寧的母親吧。美寧的母親患着熱病臥了好久了，很可憐。

三、熟記自馬克波羅以至斯丹萊世界中有名旅行家的名字。

一月八日

一、昨日飲湯太多，腹漲了睡不着。今日但喫到八分就中止吧。

二、遇到與人談話時，用使人歡喜的態度說吧。  
三、就從前讀過的書中，把關於愛讀書的意見或感想寫出吧。

一月九日

一、今日舅父說要乘了船領我到萊里契去。乘此機會，竭力去漕船吧。我一向是的運動比腕的運動多，所以手腕較弱小。

二、再像前次似地到瑪卡拉尼公園去散步，把父親母親的事來思考吧。

三、試把我國的山脈與海岸的略圖，在空中描劃吧。

一月十日

一、勿着了褲子與襪子睡。

二、今日，想甚麼法子使親切的舅父喜歡吧。

三、將拉丁語、法蘭西語、德意志語各翻譯一頁。

一月十一日

- 一、食物之中何者最有益於營養？把這去問舅父吧。
- 二、把自己所愛的朋友的姓名順次寫出，就此查察自己愛朋友的程度。
- 三、今日非解出兩個的算術練習題不去遊戲。我算術成績最不好。

一月十二日

- 一、爲甚麼我們爲了健康非喫果物與菜類不可？須把這尋出解答。
- 二、爲甚麼我與舊友培里諾交惡？這原因在我呢，還是在他？非仔細查察不可。
- 三、在我所知道的一切功績或作品之中，何者最偉大？何故？把這等來寫了看吧。

一月十三日

一、須練習我所困難的事。舅父常說，我所困難的是早起早睡。從明日起，比舅父早起牀與舅父同時睡吧。

二、今日至少在培里諾家裏住二三小時吧，憐他傷了脚臥着呢。

三、在我所知道的歷史上的人物之中，誰是第一個的人？把這考察了並其理由寫

一月十六日

一、昨日從人家那裏受取了捲煙，以爲不知有甚麼味道，躲在樹林間試吸。結果很不舒服。作了壞事了，自己很是懊悔。真惹厭啊，以後決不再吸。

二、柯斯丹查來了信，我尙未答復她。她的信已到了十五日了。此後決不要再有這樣失禮的事。

三、把法蘭西語用拉丁語來翻譯一頁。

一月十七日

一、何以冬季比夏季容易受感冒？出汗以後何以感冒就會全快？把這去試問醫生吧。

二、昨日和間壁的配洛談到托里諾的自己家裏的事。那時我曾誇說屋宇如何華美，如何宏大。爲甚麼要這樣說呢？現在很自後悔。爲取消前說起見，今日說老實話吧。我往往有稱贊自己的癖，怪不得母親近來常寫信來注意我，叫我不可自

慢了。

三、用鉛筆來把舅父的別莊試習寫生吧。

一月十八日

一、一疲勞就非休息不可，何故？休息時仰臥了最舒服，何故？要查出其理由。

二、昨日曾與范曹的兒子約定去教他讀法的。後來觀漁人用網打魚，覺得有趣就忘去教他了。唉，真不應該！如果不能守約，爲何不先向他說明呢？後來曾會見了，卻是我終於未曾向他道歉。今日就用了二倍的時間親切地去教他，來作對於過失的補償吧。

三、暗誦亞歷山大·曼沙尼的歌瑪克洛代阿全部。

一月十九日

一、昨日晚餐時，因爲腹餓了，不但囫圇吞棗，而且大食。舅父見了曾說，「喂，安利柯，你難道已餓得要死了嗎？」夜裏一味惡夢，大約消化不良的緣故吧。以後喫東

西，勿要再太性急。

二、對於那與我多有談話機會的三人，要竭力用了和藹的態度說話。

三、暗誦愛耐伊特第一章的歌約四頁。

一月二十日

一、按時進食，有益於健康，不規則地漫食，於健康有害。何故？去試問醫生吧。

二、教范曹的孩子讀書，切勿動怒，忍耐了教去吧。可憐，那孩子熱心是熱心的，只是記憶力不好。我總得忍耐了教他。

三、把斯配契灣的風景用文章描寫了去寄給父親吧。

一月二十一日

一、爬上坂去，就覺呼吸困難起來，心躍躍地悸動。何故？

二、昨日我曾嘲笑奇奇諾過。其實，奇奇諾並不會有甚麼錯，那孩子患着重感冒，臉孔浮腫得像狒狒呢。我把他的苦楚認作了有趣味的事，真不應該，今日非去道



歉不可。並且還要格外親切地待他，以補償昨日之過。

三、關於重要的星座及重要的大星，請舅父指教吧。

一月二十二日

一、昨日到斯配契去，將舅父所給我的錢，買了果物，獨自在船內大嚼，毫未曾分與同行的從兄弟們。因此，到了喫飯的時候，食欲消失，什麼都喫不下去了。見了那從兄弟們喫飯的那種快樂有味的樣子，不覺立刻感到羞恥，臉孔紅了起來。我真是孩子！人家說我「孩子」時，我不是會動氣嗎？但願以後不要再有這樣失敗的事。

二、今日把我的果物分給從兄弟們吧。

三、月亮當方上地平線時，看去較在頭上時大。這是何故？去問舅父吧。

一月二十三日

一、昨日去漕舟，覺到我的左腕比右腕力小。從今日起，暫時多用左腕，使左右相稱。

三、今日把我國主要都會的人口來記憶吧。

一月二十五日

一、不該反對舅父的話。舅父會叫我着絨襪衫，我因爲一則覺得着絨襪衫似乎太懦弱，一則着了覺得有些於心不安，終於脫去了。今日問明了絨襪衫的功用，如果確有理由，就重新着上去吧。

二、昨日舅父講述一因了竊盜而發財者的故事，且舉了一句格言，叫做：「正直者雖愚癡，也勝於狡猾的惡漢百倍。」今日把這格言來加以玩索吧。

三、帶了時計去查測桑·德連寨的潮汐。

一月二十六日

一、我已養成了早晨七時起牀的習慣了。以後再改爲六時半起牀吧。

二、慣於嘲笑他人，真是可厭的野蠻性。我願我自己不犯這毛病。

三、亞美利加土人被稱爲亞美利加印度人，安契爾羣島被稱爲西印度羣島，何故？

把這來檢查吧。

一月二十七日

- 一、貯水槽中的水比之噴水，甘美而適於胃。何故？把這去請教於醫生吧。
- 二、人喜食動物的肉，而見到動物的被殺，卻覺難過。這矛盾須加以考察。
- 三、重瓣花的植物爲甚麼不會結好的果實？去從植物學書上一查其理由吧。

一月二十八日

一、每晚，以用左手寫字來當作娛樂吧。昨日在洛西家裏見到一個紳士。他因爲右手上患了一個瘡，據說已有一個月不能寫字了。那是多麼不便啊！

二、昨日醫生的兒子配羣諾動氣了向我出惡言。我並沒有甚麼不好的事，該受配羣諾的怒氣與惡言的，全然是他自己誤解了。他因爲近來常作惡行，疑心我會向他父親告訴甚麼了呢。我受了他的惡言，只是抑了氣默然地走出。今日去會配羣諾，促他反省吧。這樣的事，須嚴格地處置才好。

的。

三、記憶海風的種類與其名稱。

一月三十一日

今日是一月的末日了。自問自答地來考查一月間的成績吧。

- 一、爲強健自己的身體起見，本月做了些甚麼事？
- 二、爲修養自己的精神起見，本月做了些甚麼事？
- 三、爲培養自己的知識起見，本月做了些甚麼事？

「甚麼了？喂，甚麼了？」老人們從街屋的窗口探頭出來，向那急行着的一個男子問。

「瘋狗啊，瘋狗啊！」那男子一壁回答一壁急急地管自走。

「甚麼瘋狗咬人嗎？」

「有三個小孩被咬傷着哩。」

「這裏向沒有狗的，那末一定從賽爾茲那來的吧。」

「不，據說是萊里契的狗。」

「不要是我家的孩子遭咬了，方才到海邊遊戲去了呢。」

家家的人們都在門口互相這樣地談着，街上充滿了驚異的聲音。

安利柯與舅父急急前進，到了空地上一看，在噴水的面前，已擠得人山人海了。大家都擠在一處，茫然不知所措。其光景宛如一個螞蟻受傷了，許多螞蟻圍繞着的樣子。

「甚麼了？」舅父走進人中去，人們就用了敬意，把路讓開，同聲地說：

「德阿特拉的兒子，三人都被瘋狗咬傷了。」

可憐，那三個小孩在人羣中只是哭着。旁邊的人們也並沒誰去動了手親切地救護，只一味擠在一處呆看。

這三個小孩，看去似乎是漁夫或船夫之子，衣服很粗劣。最長的一個約十歲，是個瘦弱的孩子，在這薄寒的時期，還赤着腳，穿着稀粗的短褲與絨布小衫。其次的是六歲，再其次的約四歲吧，他們兩個着的衣服還清爽，靠近了哥哥，哭得幾乎要被死神捉去了的一般。似乎確被咬傷了，一個臉上皮碎了流着血，一個傷了腕，一個好像傷在腳上。

人們只是把這三個小孩圍繞了呀呀地嚷着，舅父喊着「喂喂」挨進正中去，周圍的喧譁也就停止了。

在這瞬間，安利柯發見了個人與羣衆間的不可思議的關係。他悟到：雖有千人集在社會上喧擾，到了無法可施時，因了一人物的一聲，就可把秩序恢復的。

「甚麼時候被咬的？」舅父問。

「在二三十分鐘以前。」旁人說。

「醫生呢？」

「醫生到辟德爾里去了，不在這裏。」

「非快設法不可好，由我來給他們療治吧。喂，且慢，狗在那裏？即使被咬傷了，也許不一定是瘋狗呢。」舅父又說。

這時，人聲又大擾起來，大家在說些甚麼，卻全聽不明白。舅父於是向那在旁的肉店主問：

「誰曾看見過狗？」

「我曾看見被咬的場所就在這裏。我方在店門口吸着煙，見德阿特拉的孩子們用水桶盛了噴水的水玩着的。忽然，有灰色的野狗垂了頭，蹣跚衝過街去，孩子們見有狗來，用石去擲，那狗叫也不叫，就跑近去，向那年長的孩子臉上撲咬，在呼痛聲中，又把那兩個小的孩子撲翻地上，將手足咬傷了。等我攜了棒去趕，那狗已向鮑查利街逃去。究竟是那裏來的狗，誰也不知道，桑·德連寨向沒有這樣的狗的哩。」肉店主回答。

「哦，這也許真是瘋狗呢。事不宜遲，趕快到藥店裏去叫他們預備好熨鐵。」舅父這樣說了雙手拉住兩小孩。羣衆都把路讓開，安利柯則拉了最大的小孩的手。

急急地向藥店前進，羣衆也紛紛在後擠着了跟來。忽然有一老人排開了羣衆，悻悻地走近前來。

「甚麼了這，這真是……要當心！」壁說一壁去托那最幼的孩子的頭。又繼說：「船長，老板，謝謝你……謝謝你。我是這孩子們的祖父，他們的父親，現在下漁船去了，母親爲了賣昨日所捕的魚，正在賽爾茲那。」

「要趕快啊，要趕快啊，在德阿特拉從賽爾茲那回來以前，非先把他們急救療治不可。」舅父這樣回答了就向前急跑。

舅父帶孩子們進了藥店，把紛紛喧擾了追從來的羣衆關出在門外，自己與藥劑師燒熨鐵。

這時，有人叩着店門，慌張地喊叫：



斥罵嗎？那兒子將來不是要被養成爲毫無同情的冷淡的人了嗎？」

這樣一問，舅父好像早已料及似的樣子就說：

「你問得很好！關於這個，我正想和你講哩。那英國人也不是無情的啊，可是卻不喜見他兒子哭。人卽不流淚，仍可同情於人，救助人的苦痛的。英國人把淚認作弱者的表徵，認爲非男子的名譽。這只要看那機械師不罵女孩單罵男孩，就可知道了吧。女孩子也許可以不養成勇敢的氣概，至於男孩子是非把勇敢當作榮耀不可的。」

「淚是弱者的表徵啊。嬰兒，女人，老人，動輒就哭，強健的男子是不哭的。哭的人會把頭腦失去，任憑你怎樣勸慰，也無法使他理解，並且你愈勸慰，他愈會哭得起勁。」

「如果那英國人叫兒子不要同情於他人的苦痛，那就不好。這樣的人，就是所謂利己主義者了。但英國人卻並不如此。只說『別哭！哭的是沒用的傢伙！英國人不該哭！』這是對的，是勇敢的教訓，是鍛鍊意志的教訓，是國民的自尊。」

「那機械師向了自己的兒子說『別哭，英國人不該哭，英國人是不哭的』時，實含

着勇敢的國民的矜誇，在對了自己的兒子吹入大國民的元氣。

「我不是英國人，是意大利人。原該比那機械師更偉大才是。但我已年老，氣力衰弱，不能復如那機械師的有元氣了。所以，方才明知你在哭，卻不罵你。還好，你已從大英國民得到了好教訓了，那機械師已代我教了你了。」

「又，還有一層，更是你非知道不可的。那機械師如果在那勇敢的教訓之後，再叫兒子送周卹費到德阿特拉家裏去，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行爲。哪，哭是不該的，他人有苦痛，應該救助，頭腦與心，二者要一致活動，才算完全的人。這樣的教訓，那兒子也就由此學得了吧。爲人最要緊的是心，其次是頭腦，心與頭腦，非一致地運用不可。」

## 第五

### 一 舅父的感慨

西北風呼呼吹動的那一日，舅父對安利柯說：

「喂，安利柯，不到海灣裏漕船去嗎？我已是七十老人

了，但在這樣的風中去駕小船，卻還毫沒有甚麼哩。」

「去吧，去吧。」安利柯雀躍了。

到了海邊一看，風卻意外地厲害。



我不是詩人，不知要把這歡喜怎樣說明才好。

「唔，對了，在我能這樣地說明：海在現在，也和二十歲時所見同樣的美，咿呀，不是，年老了來看，比年青時所見的更美。任憑你怎樣看，也看不厭，愈看愈新鮮。注目靜看，就會浮起種種的念頭來，海會使我的想念偉大高尚；憤怒恨惱或有怨恨的時候，只要一看到漂渺的海，人間的苦痛就小如泡粒，會呵呵失笑起來，怨恨都消，心胸頓然開廣了，悄然而悲的時候，看到浩蕩的海，那悲哀到像無涯的水平線，……不，像那水天一色的彼方的霧似地消去了。有時感着世間的不義不正或矛盾，生了憤激，看到海，胸懷也就釋然，把鬱憤忘卻了。海的世界裏沒有關稅，也沒有消費稅，也沒有甚麼分界，可以自由地悠然生息，啊，海歡迎着有一切進取勇氣的人們。

「看啊！海比空還清，比地還富，海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母。我們的未來的，賴海始榮。哪，不是嗎？自然把意大利安置在東洋與西洋之間，意大利比英國更幸福。哪，意大利有島國的特長，同時還有着大陸的特長。意大利把頭突出在中央歐羅巴，所以只要數小時，就可

把印度與非洲的產物運輸到德意志的中央去。意大利身體修長，一脚伸出去幾乎要碰到非洲，再略過去，就幾乎可碰到亞西亞了。

「意大利在我們的意大利之前有着甚麼？有着地中海！地中海是文明的搖籃啊。馬可·波羅到中國去，其出發點就是地中海。這地中海真可謂是全歐羅巴文明的市場與法庭。可是，有想把這地中海佔為私有的人呢，我們應以守護這地中海為我們第一義務。」

「不久，你就要決定你一生的方向了。我原不知道你將來竟成一個怎麼樣的人，但是，哪，你無論生活於海上或是陸上，你不可不在口上或筆上盡了力，把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東西的事，教示國民。意大利是地中海的哨兵，又是護衛者。天原把這任務託付了意大利了的。可是意大利人怠惰，竟在『看帆船與輪船孰快』，瞠目於外人的船的競爭之間，把貴重的地中海——世界上最美的地中海被人拿去了。啊，我們應把意大利的本來面目重行回復！應將自己的東西被奪於人的事，認為恥辱，對天悔過！我每見到意大利的軍艦，就饑涎下咽。我七十老人見意大利的鐵甲艦，衝了這美麗的海灣的波浪，堂堂地進行

時，幾乎希望與人開戰，要「來吧，敵國！看我完全戰勝你！」地喊了出來。」

## 一一 糊塗侯爵的故事

頭髮被爽快的西北風梳拂着的舅父，只管對了海欒說其所回憶，加以讚美。在這中間，風已平定，船到了桑·衛德地方了。

舅父把岸上的堡壘，別莊以及散在那裏的村落指教了以後，說

「你看那堡壘之下有一個栗樹林，林的蔭處，錯錯落地可看見有個別莊吧。」  
「看見的。」安利柯回答。

「那個別莊可作我們人生上的大教訓哩。」舅父感慨無限似地說下去：

「那別莊是某侯爵的祖先建築的。當那時候，侯爵家曾有五六百萬元的家財。可是，現在據說已全然蕩盡，僅僅留了那個別莊了。別莊四近，只剩了僅少的土地，靠這土地的收入，苦苦地過着日子哩。」

「二年以前，我曾因事往訪那侯爵，身入其中，見隨處都是榮華與沒落的對照，難過不堪。所謂侯爵者，只是一個空名，其實際境况，全然和土工或農民無二呢。被招待入了客堂，見斑駁的古壁上懸有培內契風的大古鏡，地上鋪着露出底線了的破地毯，五六個壁龕裏擺着大理石的彫刻，雜亂塵污的小桌上，在瑪喬利加製的缺口杯中，留着喫剩的咖啡與牛乳。」

「憑窗一望，更了不得！其光景還要淒涼得露骨：廊下儼然地豎着大理石圓柱，廊下原有一個庭院，可是廊下簡直是肥料貯藏所，母雞，小雞，鵝，鶉雞，都在撒着糞了。嗚叫行走庭隅的受水處，倒放着大理石像與柱飾彫像的碎片，這大概是作水溝的底石用的。還有小豬五六隻，鼻間唔唔作響地在咬南瓜喫。蓬蒿等類的莽莽蔓生，不消說了。庭的鋪石也不完全，竟像在把庭作廐舍或廚房用着哩。」

「爲甚麼這麼大的財產會立即蕩盡呢？」安利柯聽了舅父的話這樣問。

舅父說：

「也不是他爲人不好，只因爲用錢太無把握，管理不得其法罷了。簡單地說，就是太是濫好人了的緣故。原來，做人無論好到甚麼程度，決不嫌過好的，但濫好人與好人，卻全然不同。侯爵是一個大大的濫好人。所謂濫好人者，就是做事不事思想，一味依從人言的人。現在住在那別莊的侯爵的父親，真是一個濫好人的好標本。

「侯爵的父親老侯爵，不嫖不賭，也不會做冒險的事業。可是，終於做夢也料不到他忽然破產了。」

「爲甚麼爲甚麼這樣並不壞的人，忽然會破產的？」安利柯奇怪了問。

「這是因爲這樣的緣故，哪。」舅父繼續說：「老侯爵遇有人來求助，從不推卻，遇有人要他作保，也一一承認的。他原來是這樣的濫好人，所以即使有詐欺者，陰謀者合夥了來說騙，他也會唯唯應允。其實，像這樣地不論甚麼都依從別人，並不是善事。

「如果只是借錢，那還有限哩。替老侯爵管賬的執事，曾是一個正直而有眼光的人，即使有人向老侯爵借錢，如果家裏沒有這數目的錢，他就會拒絕說『沒有錢』的。被老



侯爵知道了也只好「對不起，對不起」地把關頭度過了。

「但是遇到人不來借錢，而來請求做保人時，如果輕易承認，那就不得了了。因為要作保人，只要捺一下印就夠了哪。老侯爵原是濫好人，遇到有人來請求作保，他也會一一答應。一千元，一萬元，十萬元，這樣的保人，不知道他做過幾次。因了此，不消說有若干人是得了救的，但因了此，自己卻被牽累，屢次弄到要替別人負債還債款的義務了。」

「有一次，有人設了一個工場，想從那賽爾奇尼亞地方到處皆有的名叫『凱瑟朗』的植物的根上，採取酒精，說這事業很有希望，可以收得三分之利。老侯爵信用了這話，出了五十萬元的信用借款。但其實，從『凱瑟朗』的根上，安能採取上等的酒精啊，只含有着些微的下等酒精成分罷了。結果，事業完全失敗，老侯爵所借給的五十萬元也和愚笨股東的股本，毫無意義地同歸於盡。於是老侯爵就到了破產的地步了。」

「啊，安利柯，愚笨的行爲，其惡果所及，不僅在自己個人的。爲了愚笨的事出錢，決不是好事啊。因爲其結果，不但自己受愚，還非連累了使許多無智的關係者一同受苦不可。」

的。世間很有想行好事而反害人的。

「老侯爵的行事，就全是如此。有一天，老侯爵所出的千元支票忽然不通用了。老侯爵奇怪起來，叫了管賬的執事來，問『甚麼了？』執事早已知道終有一天難免周轉不靈了的，流了淚把理由訴說了以後，忠告老侯爵說：『事情到了這樣，是不得了的，所以我會屢次向你訴說，請你非有確實把握，決不要替人作保。』」

「執事這樣一說，侯爵才恍如從夢中醒來，張皇不知所措。執事又流淚訴說：『有人向你借錢，我是會告訴他沒有現金，替你謝絕的。但在保單上簽名，不是我的職務。你東家自己有着筆與印章，儘可不必問我有無現金，自由地替人做保人。你在那裏怎麼幹，我卻完全不知道。』」

「知道了嗎？哪，就爲了這個緣故囉。那時老侯爵家已連一千元存款都沒有了，所留給小侯爵的就只是那個別莊。那別莊還是在將破產的時候，因了律師的幫忙，把它假作了侯爵夫人的財產，才僥倖殘留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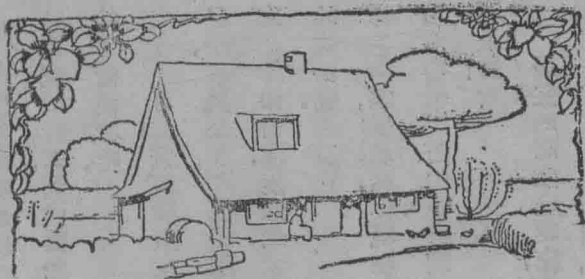
「但把明明是自己的財產假作不是自己的東西，寄託別人的名義之下，這不能算是正直的行爲。老侯爵如果真是正直的人，真守道德，那末，就該不改名義，把那所別莊也給了債權者吧。」

「可憐！老侯爵遭意外的災難，感傷之極，終於把爵位與不義殘存的小財產剩給了兒子，就死去了。那兒子雖有着相當的體格，卻一無所長，沒有恢復先業之力，只是悄然地立在彫像前面，羨念先世的榮華，或是憑窗坐歎自己的無能，啃着先人的餘物，過那貧困的生活呢。」

「哪，安利柯，你現在和我同居於桑·德連塞，不要像那侯爵，糊塗地把日子過去啊！第一，心情要好。但沒有頭腦的心情，也沒有用。希望你有以理性爲基礎的心情，好好地發育上去！」

舅父的話雖已說完，安利柯還凝視了別莊在沈思。舅父活潑地把轉了舵：

「啊，回去吧。安利柯，風已全止了，你也來漕漕船吧。」



## 第六

### 一 甚麼是作文題

安利柯在桑·德連塞已過了三個月，健康回復了許多，那每月替他作兩三次診察的醫生也說「已不要緊，就是做些文章，也不致於有害身體了。」

安利柯原和託里諾的先生有約：如果身體一好，就作文送給先生，先生批改了再寄還他的。

舅父平生，與其讀書，寧主張從實際的生活事件求活的學問的。對於作文的練習，最初曾反對。

「把一切的東西好好地觀察，自己好好地去判斷，這就

是最好的學問。作文有甚麼用？你已能夠寫信給你的父親母親，作文的功課，只此已儘夠了。」

舅父一時會吐過這樣不贊成的話。後來更轉忖：既然醫生那樣說，他自己如果歡喜做，也不妨任其自由。舅父原來是個兼有着這樣謙遜的美德的人。

「我不善於寫文章，但寫出文章來，自己的意志，感情，思想，是能自由表現的。安利柯將來也許爲法律家，也許爲創作家，無論爲甚麼。把自己的意志，感情，思想，完全表出，是很要緊的事。好，就替安利柯在眼前找作文的題目吧。」

過不了幾日，舅父就這樣自想。

## 一一 這才是作文的好題目

別莊之後有田圃與農家，那農家所種的田，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租來的，一家的熱鬧快活，幾乎像個小鳥之窠。

父親年三十五，是個身體壯健的農人。妻也是個強壯的女子。妻於結婚後，大抵每年要產一孩子，平日不是見她授乳，就見她歌着的。兒女最長的十歲，最小的還只二歲。最小的孩子生產時，安利柯的舅父，曾替爲作了教父，把自己母親的名字給了這孩子，取名爲羅利那。所謂教父者，是「教的父親」的意思，不但意大利，西洋各國，小孩生下時，習慣上每要請一個人作教的父親的。

舅父時常開了後門，去訪問那農家。舅父喜與小孩遊戲，每次去的時候，總帶了水果、糕餅或是玩具去給他們。可是見到孩子們的臉或手齷齪時，就藏過了帶去的禮物，吐責了說：

「掛着鼻涕哩！你的手何等齷齪啊！喂，把鼻涕拭了！喂，把手洗了！」小孩的臉或手原易不潔，但有時也有因了母親的隨便，因而不潔的。

有一天午後，舅父在袋中滿藏了東西，帶了安利柯到後面的田園去，把小門一推，那裏就是那農家了。

農夫正在剪除那作着籬的檸檬的枯葉，母親恰如母雞似地被許多小孩環繞了，蹲在廚房門口的階石上，剝着扁豆。

「羅利那呢？」舅父一見了她就突然問。

「呀！」母親驚而且喜地說：「在搖籃裏已睡了兩點多鐘了哩。」

「好的，我去把玩具放在搖籃中吧。他醒來的時候，會轉着眼珠，弄得三不相信哩。」

母親見舅父這樣說，立起身來，笑了說：「呀！老板，因為你太待他好了，這孩子就和我疏淡，一味歡喜你了啊。」

舅父不把這種恭維的話放在耳朵裏，徐徐地從庭間向樓梯所在前進，且對了安利柯作了一個暗示，叫他也去。

舅父作賊似地輕步走上樓梯。到了房間門口，見門關着，舅父握住了那生鏽的把手，想輕輕開門進去。把手軋軋作起響來，舅父怕驚醒了小孩，將把手慢旋。

門總算開成了。羅利那果在搖籃中酣睡着。晃晃的太陽，由門間流入，破了室中的昏

每夜以吹熄母親點在枕畔的蠟燭爲樂的小孩，現在居然鼓動了那蔷薇色的雙頰，把天上的太陽光認作了蠟燭，想吹熄它了。

舅父指着小孩，宛然地對安利柯說：

「看啊，恨不能把這樣單純的比太陽還偉大的小孩的樣兒，用畫來畫囉。不，寫作了詩更妙哩。如何，你有了很好的作文題了。這才是好題目，叫做『想吹熄太陽的小孩。』」

### 三 想吹熄太陽的小孩

當日不消說，接連幾日，舅父一味和安利柯談小孩的事。

「喂，安利柯！想吹熄太陽的小孩，使我成爲詩人，比許多的哲學書更促我思考。多有趣，竟想吹熄太陽！這比之那殺來殺去的嘈雜的戲劇，不更有趣嗎？」舅父會這樣笑說。

舅父又會這樣說：「哪，安利柯！自然的單純與偉大，真叫我喫驚了哩！自然日日把了不得的莊嚴的東西給我們看，但其了不得，其莊嚴，都即是單純的偉大。鼓了小頰想吹熄



太陽的小孩……你試把這單純的自然動作與其偉大來想了看！如此了不得的事，誰能夠啊？世間儘有爲了自己的欲，不惜殺人犯法的人，但像想吹熄太陽的小孩那種偉大的欲，誰會有呢？唯其單純，所以偉大啊！唯其單純，所以了不得啊！

舅父又會這樣說：「哪，安利柯！能使人感動使人思考的東西，要算自然了。非自然的東西，雖能動人的心，但不能叫人思考。一個小孩在搖籃裏，日光照在上面。這是世界中隨處都可看到的自然，可是，這自然都能深入在我們的心裏面，叫我們深思。」

舅父又會這樣說：「對了，想吹熄太陽的小孩，我不僅尋出了神聖的詩，發見了偉大的哲學，還想及了別的更重大的問題。想吹熄太陽的光，這話似乎很是愚妄無稽，但世間實儘多這樣的人呢。那種想蔑棄了世間的進化，正義與真理，把世界變成黑暗的人，其無知就是這類。知道了嗎？毫不把事理放在眼中的人，和那想吹熄太陽的小孩，全是同類的傢伙啊。小孩不能分辨小蠟燭和數百倍於地球的太陽的區別。世間的所謂無智者，就是愚得和小孩一樣的人們。」



## 第七

### 一種詩的人

有一日朝晨，安利柯不見到舅父。舅父平日在早餐前總是在庭間踱着的，今日不知甚麼了。

「舅父甚麼了？」安利柯去問女僕。

「略有些感冒。休息着呢。」女僕答說。

「年青的不注意些也不要緊。年紀一老，就一些都勉強不來。」舅父近日曾吐露過這樣的話。

安利柯去望舅父。

「舅父，好嗎？」安利柯帶了哀調探問。

「毫沒有甚麼。」舅父坦然如無事。

向周圍一看，舅父的枕畔桌上，擺着一個綠色的水瓶，那是很好的瓶，上面浮雕着甚麼文字。安利柯正想去認辨那文字時，舅父說：

「你看，刻着甚麼字？」

一看，上列刻着「六月二十四日」，下面大概是甚麼符號吧，刻着G·B二字。

「知道嗎？」舅父雖曾這樣問，安利柯因為不知道，就答說「不知道。」

於是舅父說：

「六月二十四日，是我的生日，G·B是我的舊友勃拉喬君名字的頭字囉。這瓶是勃拉喬君爲了賀我的生日，送給我的貴重的禮物呢。勃拉喬君已死去了，這瓶成了唯一珍重的紀念品。我裝水於這瓶時，總是親手從事，不委諸人。因爲萬一被人打破，那就糟了。」

「哪，我舅父每從這水瓶取水飲時，就想到老友哩。二人間多年的交際……老友的

的紀念品，現在我的家，幾乎成了一個紀念品的博物館。無論家具，無論裝飾物，都是紀念品。無一不足叫我追懷過去的悲歡的。從店中買來的東西，任憑你怎樣地珍貴華美，究竟不是紀念品，在我看去，完全是死物。無論家具，無論裝飾物，要成了紀念品，才會有生命囉。

「哪，安利柯！我舅父還想和你談呢，請聽我說。飲食、睡眠、衣着……一切健康上所必需的，可以說是生命的麪包。至於懷念、愛、思考，卻是生命的葡萄酒。像我這樣年老的人，葡萄酒常比麪包更來得重要。我不是詩人，未曾寫過一首的詩，但卻想在人生的平凡瑣事上種下詩去。一經種下了詩，任何平凡的事物，也會生長出愛與想像，一切都含有黃金，來把人心溫暖的。」

「安利柯，我還有話想說哩，哪，你在那裏坐了聽吧。」

## 一一 全世界的紀念

「安利柯，我舅父睡在這裏，鬚髮如見到世界五大洲的光景呢。」

「哪，那裏有一條竹的吧，那是從南印度的尼爾克里取來的。那有黃紋的美麗的石榴樹的手杖，曾採集自阿馬崧河畔。還有最粗的一枝，是『彌內治巴』科的樹枝，是從台內利化山斬取來的。這樹大的竟是摩天的巨木。在那裏的手杖，各含有歷史，真是說也說不盡。」

「姑且說一件給你聽聽吧。那裏有一條灣屈的葡萄藤的手杖吧，這是在馬代伊拉用一先令買來的。馬代伊拉一帶，到處都種葡萄，住民唯一的職業，就是栽培葡萄。我那裏去的一年，恰好葡萄年成不好，全地的葡萄都患着蟲害，滿目只見枯萎的狀態。住民窮於生活，境況很是可憐。有人截了枯萎的葡萄藤，製作手杖，賣給那從方契爾上陸到美洲或非洲去的旅客。」

「當時的光景，想起來如在目前。賣給我這手杖的，是個非常黃瘦面有飢色的老人。他不管人家要不要，見了我就跑近來說：『老板，給我銷一支！』」

「問他每支多少錢，他說一先令。我拿出一先令去，替他買了一支。他說：『好了，好了！』」

謝謝你！老板，謝謝你！託你的福，可以喫一星期了。」

「我見那老人如此道謝，身邊帶錢不多，就另給了他三先令。對他說：『一先令既可喫一星期，那末就這樣可喫一個月了吧。』」

「於是，那老人又從脅下一束的手杖中，取出三支來給我。」

「令人懷念的，不但是石榴與手杖啊。在我家裏的東西，無論甚麼，就是庭中的一株樹，也都塗得有追懷的美麗的黃金的詩的。我於沒有人時，常和這些紀念品談話，木或石有時也甚至於會使我哭泣呢。所謂談話，原不是用脣舌的，可是，真令人懷戀難堪啊！」

### 三 珍重的手帕與襪子

舅父滔滔地談着，及談完了，又這樣說：

「年紀一老人就會多話起來。我已多話了，多話了，就此停止吧，也許明日再說給你聽呢，今日已儘夠了。快要早餐了，你可去了再來。讓我睡到正午吧。」

年或更以前的高潔聖女的遺骨的。究竟是誰的遺骨，原不知道。二千年以前，神聖的婦女確曾有過許多哩。她是希臘的詩人？是神的豫言者？或是從猶太來的基督的弟子？無從知道，但不是尋常的人，是很明白的。至於現在，這罈裏還收藏着別人的骨，就是我母親的遺骨啊。」

舅父說至此，默然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然後用了低的音調繼說下去。

「我已這樣年老了，每次開那罈蓋，就要哭泣。我每當要開了罈蓋，拜見裏面時，總是先將書齋門關牢，一個人偷偷地從事的，因為如果被人見了加以嘲笑，就覺得對不住母親了。哪，安利柯，你的血管中也流着和我母親相同的血呢。等有機會，也給你拜見拜見罈內的遺骨吧。」

到了這裏，舅父的語聲已帶顫音了。又說：

「罈裏面藏着一束灰色的長髮，那是我母親的頭髮。旁面還有全白的髮，這是我父親的……此外還有一件東西，放在厚紙的小盒中，盒上寫着：『拔落時不哭也不痛的愛。』」

兒白契的最初的乳齒。」

「還有呢，那罈裏還有你父親的鏽了的海軍用的小刀一把。還有麻樣的頭髮。那頭髮是用絲線綴在紙板上的，我母親會親自寫記着說：『可愛的白契三歲時之髮。』」

「此外，還有一件，裏面還藏着一方白的手帕……啊……這是母親將死的瞬間，父親給她拭額汗的手帕。這手帕不會洗濯，父親會取來收藏在一小箱裏，想到的時候，就對此吻了流淚的。後來，父親在病牀上自知將死了，叫近我去，吩咐我說：『喂！白契！給我取出那方手帕來！並且，我死的時候，給我用這拭額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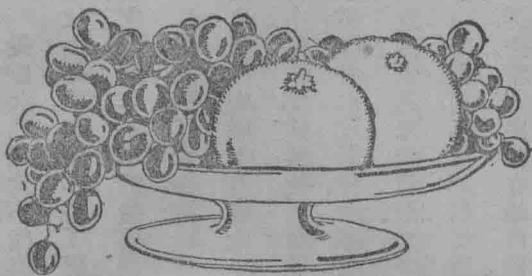
「我會依照所吩咐的做了。等父親一斷氣，我感攏了那方手帕掩住臉孔。啊，在那時，我髣髴覺得在與父親母親接吻了呀！」

「還有，安利柯，那貴重的罈裏還藏着附帶編針的灰色毛線的襪子呢。這是我母親未及編成就遺留下來的。那時母親已在病牀上了，說防白契脚上要冷。替我直編到臨終待爲止的襪子。」



「安利柯，你可給我出去了……」舅父終於突然發出淚音來了，卻還添加了說：「你可去了，我已耐不住了，你也許尙未瞭解這些，在你，只要快活就好。哪，快到庭間去繞一次小路，就去早餐吧。」

安利柯點頭從房中出來。關門時再點頭去看舅父時，舅父已在那日來不高興的眼中，晶晶地浮着露了。



## 第八

### 一 紀念的草木

過了二日，舅父已全愈，步出庭間，好像已有二年不在家了的樣子，這裏那裏地在看庭間的花木。

「爲甚麼這樣歡喜花木啊！」安利柯和舅父一同說着，不覺重新有些奇怪起來。

舅父的庭院，全有些別致，可以說是庭院，也可以說是田圃，不可以說不是庭院也不是田圃。一方有着花卉，種着樹木，同時番茄咧，捲心菜咧，卻生在棕櫚或蘋果之下。甚麼葡萄、柑橘、橄欖，都枝觸着了枝，把空間充塞着。種植雖密。因

爲肥料與水分常充足，都很旺盛地生長在那裏。

說雖如此，究竟不能直上伸長，大概依了日光突出着樹枝。可是，如果有人把這些樹木拔去一株，那就不得了，舅父要大發火了。有一日，後面的農夫，考慮了又考慮，勸說：「這樣，究竟是容不下的，如果把這許多大樹十株中除去一株……！」

舅父聽了大怒，說：「你只去理值葡萄園與橄欖園就好了。這裏的事，用不着你來管。在自然林中，樹木有會太多的嗎？蠢傢伙！只要是大森林，或是南洋一帶的上攀植物的森林中，樹木都重複抱合了生着，密得連人也不能進去的。可是，卻仍能一一開花結實，真是了不得。樹木這東西，斷不至於像人類社會的樣子有互相衝突殘殺的事，無論何時總是和愛地大家繁榮着的。」

安利柯不承認舅父所說的理由是正常的。安利柯深知道植物之間也與人與動物一樣有着弱肉強食的原則。覺得舅父的話，並非就全般的自然界而發，只是用以辯護自己所愛好的庭園而已。

說雖如此，舅父把自己的庭園比之於亞美利加或馬來羣島的處女林，卻是很適合的。舅父的庭園裏，這裏那裏地伸着薔薇的刺以及檸檬或梨子的枝，人行過林下，那些刺或枝就會把頭手或是衣服抓住的。

舅父走入小路去，常把頭低下或把腳斜放。可是，仍不免被牽刺，避轉頭去呢，又碰到穿出的枝上，及勉強走出小路，帽子遭樹枝牽住掛在枝頭上了。

雖然如此，舅父卻毫不動氣，只是笑着，對那在後面小心跟着走的安利柯這樣說：

「你看這邊來歡迎我，這邊又來抱我，似乎樹木也知道愛與妒嫉的。我方才撫觸牠們的時候，牠們不是曾向我點頭嗎？哪，樹木這東西，比動物更來得敏感而善良哩，牠們既不會齧人，又不曾放出討厭的臭氣，而且也不會違了貪欲撲向人來。」

## 一一 解語的草木

舅父出到了空地上，又這樣說：

「安利柯，我每晨到庭間來看，能知道草木或昆蟲的心理。這邊的樹木向我告渴，那邊的樹木叫我把根土掘鬆，放入些空氣進去。有的叫我把蟲捉了，有的又叫我折去礙事的枯枝。而在另一邊呢，同類相殘的蟲兒們又細語告訴我，說在那裏替我殺除害植物的蟲賊。蟲兒們的話是真是假，一時很難分別，凡是有害於草木的蟲類，我必全體驅除。我會把那可憐的營着社會生活的蟻兒們也驅除過哩。只要是有害於草木的，當然不能寬恕囉。」

「但是，哪，還有比蟲更厲害的敵人哩。最討氣的強敵便是那含鹽分的潮風囉。至於那強烈的名叫『勃羅彭斯』的潮風，真是最討厭沒有的東西。牠會把鹽潮的細霧吹捲上來，不管葉也好，花也好，蕾蕊也好，都毫不寬赦地吹焦，其兇狠宛如火焰一樣。」

「爲了那傢伙，使得那櫛樹不容易長大，像那柑子是，可憐每年要落兩三次的葉呢。但是，現在已不要緊了，那櫛樹已像着了甲冑的武士，昂然排列在那裏，『勃羅彭斯』的潮風即使吹了角笛執個鐵鞭襲來，也可抵防得住。其他，如柑橘類咧，薔薇咧，阿爾代尼亞

咧，也都已欣欣向榮，似乎矜誇了。在說『你看』的樣子，開着華美的花了哩。

「但是，安利柯！我不是僅爲了這些樹木，由我手植所以愛牠們的，也不是僅因爲牠們能把新綠，好香或是甘果給我，所以愛牠們的。哪，我愛這些樹木，實因爲各株各株都能替我溯說往事，能誘起可懷念的過去的記憶的緣故。這裏的一草一木，也都像那石塊與行杖一樣，能替我訴述過去。不，牠們是活着的，比之於石塊與行杖，更能雄辯地把過去來說述哩。哪，草木也和我一樣，能感受、能快樂、能忍耐，並且，可憐！牠們也可憐和我一樣地要死亡啊！」

「如何？你不想聽聽這些草木的歷史嗎？」

「想聽的，請說給我聽。」安利柯回答說。

「唔，那末，坐在這裏囉。恰好有一把大理石的坐椅在這裏。」舅父這樣說了，叫安利柯坐下：

### 三 美麗的賽爾維亞

舅父乃開始向安利柯說：

「哪，那裏不是有賽爾維亞嗎？那和普通的賽爾維亞不同，花瓣兩色，乃賽爾維亞的變種，葉小，花香也差，可是在我，卻有着一種難忘的記念。因此，我不願另植別種，把牠除了。」追記起來，那是母親死時的事啊。父親與我及親屬，因為不知怎樣處置母親所遺言的財產才好，大家去訪問村中的公證人，一同被招待到一間暗沈沈的寂寞的房子裏。他們究竟談說些甚麼，那時我還年幼，無從知道，只聽到他們在言語中屢次提起母親的名字而已。我終於哭出來了。

「於是，公證人就說：『啊，好了，好了，不是哭的事囉。哥兒，快到庭間看花去吧。』我就匆匆地跑下庭間去，見花壇中兩色花瓣的美麗的賽爾維亞正盛開着。我不知不覺地被吸引了，只是茫然地對着看，回來的時候就折了一枝，插入玻璃盃裏。」

「還有一種可愛的變種牻牛兒哩。哪，繁生在棕櫚背後的就是牻牛兒。

「這也是兒時的事。我舅父被某運販小麥的商船僱為僕歐，曾兩次航行黑海。第一次回航時，離第二次開船為期尚遠，因為想把這些日子在桑·德連寨過去，所以就回來，那正是冬季。

「就是這時候的事囉。桑·德連寨住着一位從詹內巴來的退職的老醫學教授。他的遷居於此，大概是想藉了僅少的年金來安閒地過其餘年的。風景既好，所費不多就可作紳士生活，當時的桑·德連寨對於這類人，真是最好沒有的處所了啊。

「那老人有着若干的醫療器具，有蓄電瓶，也有電氣摩身器。大概很有着許多電氣機械吧，常以製電氣版自娛。他喜和小孩接近，拿出種種機械給我看，或閃閃地發了火花來使我驚異，真是一個很好的老人。

「不久，我和老人就親近起來了。老人教我電氣製版的方法。用一個舊磁瓶，一個蒸溜器，一片亞鉛，巧妙地裝置了，教我把古錢移印到銅板上上去的方法。一時儼然成了一個



就卸了責任。我的腦汁，幾如熔鍋一樣地沸騰了。

「靜了心沈思至一小時之久，忽然發見了一道的光明。我有着些微的貯蓄，那是爲了想買獵鎗或手鎗，多年間積下的金錢，藏在一個陶器的撲滿中的。我去即從抽屜中取出，撲碎了撲滿，就散雜地混出銅幣與銀幣來，計數了看，共三十二元五角七分。

「『有了這點錢，買一個威尼斯金幣當儘夠了。』我一壁這樣忖，一壁就急速地向斯配契跑。

「臉跑得沸紅，汗如雨下，才到了斯配契的一家兌換鋪門口。

「『這裏有威尼斯的古金幣嗎？』我喘氣未息就問。

「『啣呀，這裏沒有。勃里奧耐街的——由這裏去靠左的那家古物金器鋪裏也許會有一個，亦未可知。』

「我慌急了，又喘着氣走，到了那家金器鋪門口，又突然地問：

「『有威尼斯的古金幣嗎？』

「當把金幣交付到那可憐的船員的手中時，我怎樣地歡喜啊！大概因為以賈換得了真物的緣故吧，船員的沈滯着的眼光，頓時現出喜悅的光輝來。我那時全然忘去自己的苦痛，心中充滿了愉快。」

「啊，我行了善行了。但這事尙未曾告訴過誰，今日才說與你知道。在這長長的數十年中，我一起起當時的事，就暗自喜悅，把心情回復到少年時代去。和這善行的歡喜合併了不能忘懷的，就是那古物金器鋪庭中的犍牛兒囉。」

「看哪，華麗的犍牛兒開着和舊時一樣的花呢。那花叢中的像威尼斯金幣的一朵，會把我幼時的心夢也似地安慰過。在長期的航海生活之後，我在此地決定了安居的計劃，當作往事的紀念，就擇了和在那金器鋪庭中同種的犍牛兒來種植。每年一開花，我對了花叢，恍如回到了少年，感到無限的幸福哩！」

## 五 可愛的耐帕爾柑與深山之花

舅父乘了興頭，又這樣地繼續說：

「我庭園中的草木，一一都有歷史，如果要盡說，怕要費一個月的工夫呢。而且這裏所種的，大概都是難得的異種。」

「你看，那裏有柑子吧。柑子原有着二十種光景，肉有黃色的，有白色的，有赤色的，味也各各不同。有一種是香味的，這連葉子都香，花香的強更是特別。此外還有帕萊爾瑪種的異種，印度種的大種。我所最愛的是，哪，在那最中央的耐帕爾種。那是在巴西時，名叫洛佩茲·耐泰的有名的外交官所贈，我當作巴西的土產攜歸的。」

「葡萄牙人稱耐帕爾柑爲臍柑。臍原大，種子好的卻沒有核，即有也極小。在巴西，每年結實兩次，香既好，味又甘美，最好還是在未熟時喫。種在這裏，已不如在巴西的好了。但在我，柑類之中，最愛的還是耐帕爾柑。巴西真是好地方，那裏的人都很親切，他們把意大利稱爲第二故鄉而懷戀着。方才所說的那個洛佩茲·耐泰君曾和我相約：如果他所贈我的花木盛開花了，他就想親自到這裏來一看呢。不好嗎？像這樣的人，真是可令人懷戀

又改換方法，把牠種在櫛樹之下，莖是抽得很高的，花竟一朵也不開。最後，終於被我想到了。一個好法子：在那無花果下面，混合別種的泥土，把牠種了，就開出好好的花來。我所種的，原是像在勃里安寨或可瑪湖畔所見的良種。現在那有青條紋的黝暗的綠葉，正在苔上匍伏了眠着。將來秋天盛開時，你可送一束給你母親哩。」

## 六 豬肉饅頭與悲壯的追懷

安利柯忘了一切靜聽着，舅父益上了興頭說下去。

「你聽我說啊，我舅父從這『豬肉饅頭』曾受到一個大教訓哩。

「人這東西，是困難愈多愈快樂的。靠了父母豐厚的遺產過安逸生活的人，無論幹甚麼都無事，結果至於連自己的身子也會感到毫無意義了。

「我也曾屢次聽見人說：世間並無所謂幸福的東西，卽有，也是偶然的時運使然，是一時的。其實，這話大錯。幸福不是偶然的時運，乃是努力的結果。我們能製造美物，行善事，

捕握富與名譽……同樣，我們也能因了努力與勤勞，獲到幸福。

「呀，這成了儼然的哲學議論了！暫且停止了去看看葡萄吧。」

舅父說着拔起腳來就走，且說：

「你看，這裏有很好的葡萄樹。」

舅父的話又由此開始了。

「這也令人難忘。因為到種活為止，曾費過不少的苦心。但我的愛戀牠，不但爲了種的時候的苦心，實還有更值得記念的往事。且聽我告訴你。

「我的朋友之中，曾有一個名叫勃羅斯匹洛的船長。他也是桑·德連塞人，和我同事過不少的年月。我有一時期，曾和他共同買了一艘輪船。裝運希西利或賽爾奇尼亞產的葡萄到意大利。航務上的指揮，則二人輪流擔任。

「勃羅斯匹洛是一個大野心家，如果遇到機會，保不住不作不正的行爲的。所以我很是留心顧到他。」

「有一日，勃羅斯匹洛說：『第一要防備被偷竊啊。他們恨不得欺詐我們，我們當然也有反轉身來欺詐他們的權利囉。』」

「我回答他說：『欸呀，不是。只要正直無愧，就甚麼議論都不會發生的，良心就是無上的裁判官。如果把良心所命令的事，用了頭腦去做，即不會有錯誤。只要是有利於己的事，人就容易詭稱爲善行，可是良心卻在內心大聲怒責這種任意假造種由者爲惡人罪人。僅是理由，不能遏滅良心的呼聲。照良心之聲思考了去實行，就甚麼問題都沒有了。』」

「在二人之間，這樣的意見之爭，不止一次二次。勃羅斯匹洛對於我的話，常搖着頭表示不服，可是口頭上卻勉強地答應遵從我的希望去做。

「後來，我因別事到了桑港，有二年沒有回來。消息阻隔，無從知道勃羅斯匹洛的狀況。」

「及由桑港回來，先到日內瓦一行，才回到久別的桑·德連寨。勃羅斯匹洛迎接我時，宛爾笑說：『請代我歡喜，有一件很得意的事哩。我在勃列克號船上可賺十五萬元。』」

「我與其歡喜，反喫了一驚。」

「『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急問。」

「『毫沒有甚麼，將來再詳細地告訴你吧。』勃羅斯匹洛很是泰然。」

「我很耽憂，急思探詢事情的內容。不料未到一禮拜，日內瓦的裁判所即來把我和勃羅斯匹洛一併傳去。原來他已被人以詐欺取財的罪名告發了。」

「幸而勃羅斯匹洛的律師辯論得好，事情順利，得宣告無罪。可是我總不放心。及從勃列克號某舊船員探明真相，爲之大驚，原來勃羅斯匹洛曾行了昧心的大欺詐。」

「只要有錢賺，就甚麼正義道德都會蔑視的勃羅斯匹洛，曾向船貨保險公司用了大大的詭計，圖得大大的橫財。當我不在時，他就獨自管領勃列克號的。從馬賽開出的時候，他竟瞞了受主，用鹽水裝入許多桶中，冒充葡萄酒，保了很大的險。不消說，許多桶之中，有兩桶是真用葡萄酒裝的。保險公司來檢查時，他運用了手法，只把真的兩桶給他們檢查。」

「於是，船開出了。他要瞞騙葡萄酒的受主，就在航行期中故意製造危險。他把船駛上小礁去，先叫船員避難上陸，再僱人把假貨拋入海中。這樣一來，價格四萬元的勃列克號是烏有了，他卻可以有賺進了十五萬元保險金的希望。」

「我從那舊船員得知了內情，就立刻跑到勃羅斯匹洛那裏，抑了憤氣說：

「『勃羅斯匹洛君！你在想暗無天日地發橫財呢，』

「『說那裏話，官司不是那樣地勝訴了嗎？』他呆滯了一會兒這樣支吾回答。」

「『請勿欺騙我。你無論怎樣地辯護自己，又，你的律師無論怎樣地會弄辯舌，我是不答應的。』

「『你何必又來說這樣的話呢？事情已早解決了。』勃羅斯匹洛又想這樣逃避。」

「『你幹的不是欺詐嗎？快把保險金如數退還了保險公司。』我板了臉孔說。」

「『那是一面失去了勃列克號，一面還須再負擔所裝貨物的損失了。』勃羅斯匹洛說出難處來。」



「你說貨物嗎？貨物我不知道。至於勃列克號，原是我與你的公有財產。現在我把一半的權利如數讓給了你。我重視你的名譽，如何？但願你自己勿再有喪你名譽的事。我從此不願再與你共事了，請你獨立獨步地去做吧。」

「我這樣說了就和勃羅斯匹洛告別。大概我的話很激動了他的良心了吧，勃羅斯匹洛終於不會向保險公司去領保險金。但他名字上卻仍留着了一個拭不去的污點。」

「這以後，雖聽說勃羅斯匹洛曾向南美阿善丁國的勃愛諾斯·阿伊萊斯航行，可是詳細情形卻無從知道。這樣地過了八年。有一日，我接到他從列瓦來特發出的信。拆開一看，信中簡單地這樣寫着：

「『久不寫信給你，很對不起。我今患了重病在此療養着。自知已無生望了，寂寞不堪，苦思與你一見，請來看我一次，這是我最後的祈求。』」

「我那時尚未忘去勃羅斯匹洛的罪惡，每次記到，就感到刺心也似的苦痛，湧起難過的怨念來。因此，雖接到了信，究竟去看他呢，還是不去？卻付了好一會。終於被那最後的

我知道你愛「豬肉饅頭」爲了想贈你，特於散步時采集得百個光景的球根，請帶去種在桑·德連寨府上。開花的時候，我當已早不在這世間了。但你總會記及我的吧。我曾一次犯罪，幸得你的恕宥，我可以安心而死了。再會，白契君！永久再會！

勃羅斯匹洛拜

舅父沈默有頃，歎息了一聲，對安利柯這樣說：

「安利柯，我的怎樣愛護這『豬肉饅頭』，你可知道了吧。勃羅斯匹洛是死了，花卻年年發放好香。我每次見到花，不禁就想到一生間悲壯的往事來！」

## 七 別怕死

舅父又感慨無量地向安利柯說：

「安利柯，我一味對你嘈囉死去了的人的事情，這也許是年齡老了的緣故吧。活着

的人，往往把死人忘掉，即使記起了也要加以惡口的。其實，仔細想來，生與死是聯結的。活着的人，總免不掉有一次的死。所以從幼時就非不怕死不可。爲了正當的事，光明磊落地死了，有甚麼可怕呢？在正直的人，死是安靜而快樂的。

「又，人這東西是很奇怪的。一方面竭力地使死人從家裏離開，不再記得。及到了忌日，大家卻又流了淚把無可挽回的事無聊地互相談說。有時候還要故意遠遠地到墓地去拜。

「但我卻不然。我不把墓場造在遠遠，造在自己家裏。我不把死人當作已死者，認爲永遠生存而可親近的人。你看，這裏的草木，都是故人的面影。我無論坐在室中，無論徘徊在庭間，都常與故人談笑。有時，草木的芽或花，能顯現了故人的面影，來歡迎我，說：『我在等你呢。』」

「遠遠的墓場，土下只有故人的骨，而我的家裏，卻有故人的靈魂活着了。發光吐香，死去的人是毫不用怕的，如果你覺得死人可怕，那定是你入了惡道的時候。所以非把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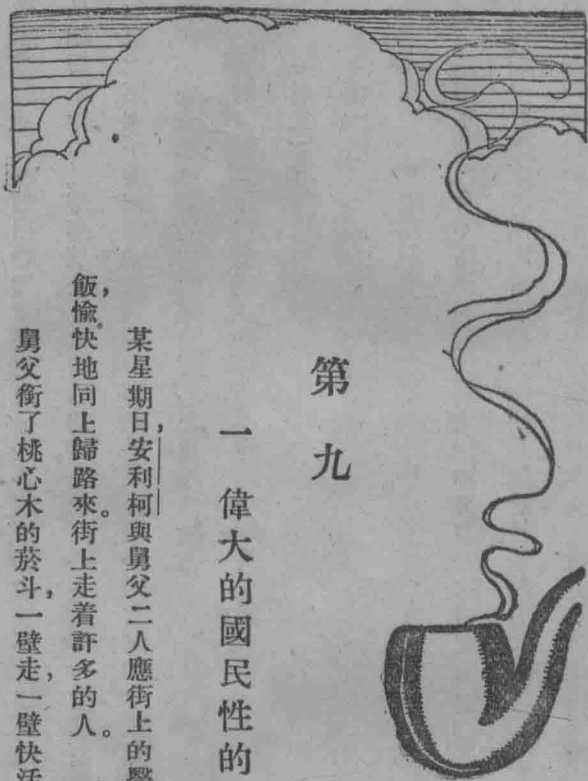
死人的心情除去不可。

「一切的東西，是活着的生命，同時也是要死去的生命。現在欣欣向榮開花的草木，一遇到冷寒的秋風，就非颯颯枯落不可。又在同一氣候中，葉也有強有弱，儘有未秋先凋的。在飄然落下的葉，土就是牠的墓場了。但從這墓場裏，卻仍萌芽出新生命來。」

「我們應愛人生，樂人生，把人生弄得更美更善。但不可因此作怕死的怯弱者。死是休息疲勞的安憩，是白晝好好勞作以後的黃昏囉。死不是如怯弱者所見到的草叢人，也不是如絕望者所見到的幽靈。」

「記起親愛的故人，是可愛的事。把親愛的故人的靈魂留住在自己的屋裏或庭間，大大地是一種快樂。因為無論住在屋裏或步行庭間，都可與故人晤對的緣故。生與死是用了可懷戀的愛的繩聯串着的，好像今日與昨日相聯串着的樣子。」

的煙霧。



## 第九

### 一偉大的國民性的大教訓

某星期日，安利柯與舅父二人應街上的醫生之招，喫了午飯，愉快地同上歸路來。街上走着許多的人。

舅父銜了桃心木的菸斗，一壁走，一壁快活地噴着雲也似

舅父的吸菸真妙，因了所噴的煙的樣子，可以推測其心境如何，所以特別。微弱的煙像斷雲似地斷續而出時，那就是暴風雨快要到來的徵候，不久即要發火冒的。所噴的只是細而連續的煙時，那就是下時雨的時候，是舅父心裏有着什麼悲哀而悄然着的徵候。如果大雲與小雲洶湧地交互噴出，那就是氣象易變的當兒。像今日似地盡是大雲卷疊而出，那是表示氣象的晴快，是舅父心裏快樂的徵候。

安利柯見到了舅父嘴上的噴煙，不覺暗中竊笑了說：

「舅父。」

「唔。」

「舅父今日很高興哩。」這樣問。

「唔，不是沒有不高興的道理嗎？方纔和最要好的朋友愉快地共了午餐回來，你呢，又較前強壯得判若兩人，街上是大家快樂地走着，像人山人海。這許多人經過了六日間的勞動，把今日的星期快樂地遊戲着呀！我很滿足！置身在快樂的人羣之中，此外更有何

「這街上並無百萬的鉅富，連五十萬的富人也沒有，其中最有意錢的大概就是我舅父了。但我的財產也只能維持生活而已，此外更可想而知。各家都只是僅能餬口的人們。這些人們，財產雖不多，卻有着愛自由平等的精神，真可稱贊。這精神纔是比石炭大王之富更貴重的東西啊！」

「住在這裏的人們中，有些人僅就山岩的瘦地種二三株葡萄或一年僅能取半樽油的橄欖，勞苦萬分。至於住所，有的竟只有堆柴間那樣大。說雖如此，卻仍能餬口，衣食一切均以血汗得之，不會受惠於他人，也不會盜取他人的甚麼。人的尊嚴，要這樣纔得保持。」

「這條街上不能自食其力的一個都沒有。如果有向你拱手求布施的，那必是從別處來的人。」

「喂，安利柯，人物的第一步，就是尊嚴囉。卑屈不正的傢伙不是人。這街上的住民都是尊嚴的人物哩。你總已見到他們在路上彼此相見爲禮的樣子了吧。他們之中屈腰如貓，將手中的帽低觸到地的人，是一個也尋不出的。即使全世界的富豪浮勃利可譁到了

恩於他們，他們也以恩相報，偶然些許的好意，他們也總不忘懷，永久地心感着。我久客外國，無論在何國，從未見有這樣的良風。初時偶然回來，見到些微的幫助，也要百倍千倍地報答，頗以爲是愚事，後來纔知道我大大地誤看了他們了。

「曾經逢到過許多這樣的事：有一日，一婦人來說：『我的孩子死了，肯給我一枝花嗎？』我就折了給她。」

「又有一日，一個男子來說：『我的兒子想入兵工廠去學習職工，不給我介紹介紹嗎？』我就替他介紹了。」

「又有一日，來了一個水手，懇求我說：『我並沒犯甚麼過失，不知爲了甚麼，被認爲犯罪者，要受法律上的宣告。我決沒有那樣的行爲，你不代我設法求赦免嗎？』我就答允了他，設法免了他的處分。」

「後來，這三人的家屬每逢季節必送禮物來。魚咧，無花果咧，蕈菌咧，按時送給我。我不快起來了，終於到第三次送禮物來的時候，憤怒了叱說：『這算是甚麼？我只幫了你們



一點小忙，你們竟要如此地多禮！我並不是要想得你們的禮物纔幫你們的，只是高興幫忙就幫忙罷咧！」

「我這樣怒叱，卻不料他們的送禮物來，是出於真心的。結果我也只好釋然於懷，道了方纔誤會的歉，快快活活地把禮物收受了。」

「你想：這禮儀謝恩的心底裏，不是含有高尚的感情及別種更可尊貴的東西嗎？謝恩的心原是高尙的，而他們在這高尙的心中，還有一種自尊的精神，就是以爲自己雖貧窮，卻能送禮物與有錢有勢力的人。」

「安利柯！這纔是重要的事啊！人沒有自尊心將如何呢？即使有高慢的毛病，自尊心是可尊貴的。有自尊心的人決不會幹卑屈的事。無論是怎樣的窮漢，只要他有旺盛的自尊心，就可使大富豪拜服他。」

「這自尊心究由何而生的呢？赤手空拳始終和世間波濤相搏的人……覺悟到除了自己的力，自己的手腕，自己的知識別無可恃的人！要像這種人，纔會發生出自尊心來。」

「啊，可是我很悲觀。近來桑·德連塞的青年，爲了要想在公司或兵工廠謀職業，都丟了耒鋤，把祖及父傳來的農業放棄了。這等人在被人傭僱的奴隸制度之下，就會失去獨立的精神與自尊心。」

「但是我舅父也不歡喜一味悲觀。我是個樂天主義者，信人類會有無限的進化的。我確信：兩三個大實業家如果有一日發展到了絕頂，其力必會被分配於民衆，勞動者仍會用了從前同樣的獨立心與自由精神去從事勞動的。」

「政治上也有着和這同樣的步驟呢，初則小國家分立，及戰爭起，小國家乃被合併了成大國家。大國家間的戰爭一經到了極度，於是就成立神聖聯合的世界，各國家被統一於全人類之下，仍得各保其獨立與自由。現在，無論如何，已有國際經濟會議的必要了。看吧，到你的子孫的時代，這神聖的人類世界，必將實現哩。懂了嗎？安利柯！」

## 一一 獨立自尊

舅父還熱心地續說：

「安利柯！看啊，在這街上行走着的都是鄉下人呢。真愉快，他們之中找不出一個醉漢。至多也不過走進咖啡店去，喫杯萍果酒或果汁，玩回紙牌而已。并且，除星期日外，咖啡店家家都關着門沒有客的，在六日之中，大家一心勞動，一從辦事處、兵工廠或漁業場回到家裏，就一家團聚了。在晚餐桌上快樂地飽餐，餐畢，走出街上看海吸菸，一會兒就回去睡眠。在這街上，彈子房一所都不必有。他們較之打彈子，寧喜歡看海。海是甚麼時候都美，牠不論對於貧人或富人，不論對於有學問的或無學問的，都給與以同樣的喜悅。」

「也許就因了這個緣故吧，自幼與海親切的這土地的人們，很知悉政治上社會上的事，感覺到自由獨立的必要。所不好的，只是時時受惡新聞的教唆，被引起了不平，有使官廳不放心的事而已。官廳方面也太神經過敏，多方杞憂，常向我探問這裏有無甚麼陰謀家或同盟團體。我總是如此答覆他們：『……怎會有這樣的人啊？這裏並無暴徒。所有的都是能勞動有家室有田地的人。住着有家室田地而能勞動的人的處所，決不會有甚

麼騷動的。這裏的青年，原有在咖啡店議員然學者地大談其政治思想的，但一到了工作的場所或是回到了家裏，就一切都忘了。這裏的人們，都是能用了自力生活的實際家，有着正當的頭腦，像書册上新聞上所寫着的不穩的談論，他們決不會輕信的……」

「如何安利！柯確是這樣的哩！呀，我已說得太多了，說得太多了，但我所說的盡是真實的話，你不要忘卻。」

「我還有一件要教你明白的事。」

「人無論學甚麼，可有三種的方法。一是從書本去學，一是從他人的經驗上去學，一是從自己的經驗上去學。這三種方法之中，任擇一種，原都應有同樣的結果，可是實際上卻不然。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其價值如果比之銅幣，那末從他人的經驗得來的知識是銀幣，從自己的經驗得來的知識是金幣了。」

「知道了嗎？用自己的頭腦思索，用自己的腕力積得經驗的人，不但知道事物，且能作正確無誤的判斷。遇到有應做的事，就能着着進行，至於完成。這樣的人，纔有真的自由，

纔能獨立，纔有自尊心，纔能鎮伏浮動之輩的徒擾。可是，世間儘多輕浮躁率的人哩，他們並無從自己經驗得來的知識，妄信了從書本上看來或從他人聞得的話，甚而至於對於毫無足重輕的事也組了團體來喧噪。結果，甚麼都無把握，一哄而散。所謂輕浮者，所謂有眼的盲者，就是這種人。這種人無論集合了多少，一時怎樣地的氣焰，究竟只是烏合之衆而已。我前次曾對你說過，不要怕死的話。這種人纔是怕死的卑怯者，他們對於正義的事，是無單獨挺身而戰的勇氣的。」

### 三 高尚的精神

「如何知道了嗎？」舅父的話還繼續着。

「我方纔會大大地稱贊這裏的人們，但如果遇到他們之中，有人發謬誤的言論或是作傲慢的行爲，我是決不答應的。以前曾常常有過這樣的事，卻是真有趣啊！他們當初並不肯就服從我的話，及試驗失敗，知道了自己不是。這纔回轉頭來向我謝罪了。」

「無論他人有着任何錯誤的見解，我決不利用了自己的身分或社會的勢力妄用威壓的。如果有人爲我的地位或勢力所威壓而變更其見解，那不是真正的反省，只是卑怯的變節而已。」

「有一次，曾遇到很有趣的事哩。姑且當作例話來告訴你聽吧。」

「這街上現有着兩個船公司，最初是只有一個的。其所做的生意，是運輸就地貨物或是送工人往兵工廠。生意很好，有時應付不及，船公司中的下級船員們乃立了一個組合，集合小資本去另造一艘小輪船，在公司的對門設店營業。計劃成就以後，得步進步，愈想發展，又加造了一艘船。」

「公司方面呢，當然不肯坐視，也另添買一船。於是公司與組合之間，大起競爭，船費大減，便宜的只是乘客。」

「這原算不得甚麼，既然要作商業，當然免不了要競爭的。可是組合方面卻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是勞動者，所以正義是屬於我們的，快把公司的一切設置打破！』他們

爲了要達這目的來和我商量，要我幫助設法向政府求補助金，俾得打倒公司，發展組合。我憤怒了，對他們說：

「『甚麼話！我不願幫助你們成傲慢者！』」

「『我們是勞動者，勞動者是正義的黨與。至於公司是以壟斷利益爲目的的。』」組合的人說。

「這真是等於放屁的理由。我於是對他們這樣說：『不錯，你們是勞動者吧，這是好的。你們想不讓資本家獨占利益，這見解也可佩服。但公司方面也曾作着有益的事。如果沒有那公司，公衆的不便不消說，兵工廠的工人們就要不能上工去了。所以，政府的補助如果必要，理應組合與公司平等地同受。組合與公司互相協調了圖社會一般的便利，這不纔是真正的美的勞動者的精神嗎。』」

「被我這樣一說，組合的人們很不樂意地回去了。後來覺得我的話不錯，就重來道歉，要求我代陳政府。我和政府去說，政府也贊成我的意見，同時補助公司與組合。自此以

後公司與組合雙方和好，現在都平和地營業着。凡事一經爲感情所驅，把判斷弄錯誤了，自己與他人，就都會受到無限的損害的囉。」

#### 四 歷史的精神

「喂，安利柯，聽了許多時候的認真的話，也許已感到厭倦了吧。」舅父輕快地把語調一轉，又繼續了說：

「說雖如此，你要想用了自己的眼去看實際的社會，用了自己的心去作正確的判斷，非有我舅父的這精神不可啊。」

「學校繁瑣地把十代百代的歷史教授學生，無非養成無益的知識而已。歷史的真的精神，除了我舅父方纔所告訴你的以外，更沒有別的了。」

「冗長的歷史書中，甚麼某國國王在某處被殺咧，某年某月某種戰爭開始咧，繼續若干年咧，戰死者若干咧，某國取得若干賠款或領土咧，諸如此類的事，記得很多很多，不



錯。這樣的事，原曾有過，但因了這些，歷史的真髓，是無從知道的囉。

「徒然記憶了許多這樣的事，有甚麼用？要知道歷史，非有真的心不可，又非有正確判斷的頭腦不可。所以，要成真的歷史家，只讀書是不行的。須練習把周圍日常生活的事實，用了自己的眼去看，用了自己的心去感受，用了自己的頭腦去判斷，那自由正義的精神，是在怎樣地發展着。對於村中發生的一件瑣屑的小事，能注意，能不為他人的意見所動，仔細觀察，用了自己的心與頭腦去批評，這就是將來成大歷史家的準備哩。

「在成大歷史家以前，非先成小歷史家不可。能知一家的真的歷史的人，纔能知一國的真的歷史。張三與李四的鄰人相罵之中，實包含着拿破侖和英國的拚命戰爭的萌芽啊！

「你如果真能夠寫出自己一村的歷史，那你就給與道德宗教或政治以大教訓了。這比之於徒事理論的學者的大著述，其價值不知要高得多少呢！」

## 第十

### 一 不知身分

第二個星期日，安利柯又和舅父去散步公園，在教會旁的石級上坐下。今日遊人仍多，從港埠那面沿了墓場小道走着的，約有二三百人的光景。有縫着母親的小孩，有曲背白髮的老人，有醫生，有漁夫，有軍人，有船員，有憲兵，有農夫，有侯爵，也有小富翁。

舅父熟視着他們，忽然不高興了，唧咕地說：

「喂，安利柯，看那樣兒啊！看那全不調和的醜態啊！」

「舅父，你說甚麼？」安利柯問。



「那服裝囉。服裝原須適合自己的職業或趣味纔好，可是現今卻和從前不同，只以模仿富者爲事了。這種服裝表現着虛偽的心。大家想把自己裝扮成自己以上的人，多可笑！」

舅父這樣說了又繼續着說：

「喏，你看那面攜着手在走的二少女。一個是漁夫之女，一個是洗衣作的女兒哩。她們卻都穿着有絲結的莫洛可皮的鞋子，真是像煞有介事！那種鞋子，如果在從前，只有侯爵夫人或博士夫人纔穿的。」

「啊，那邊不是有一個貴婦人來了嗎？你看，那個似乎儼然地穿着黑衣服的。其實，那是以搬運石灰爲業的女扛駁夫哩。不管鞋子匠與裁縫師怎樣地苦心，那種服裝和那種女子是不相稱的。服裝的式樣或色彩雖模仿了貴婦人，不能說就可適合於任何姿態或步調的女子的。」

「那些少女的母親的時代真好啊。那樣華貴的長靴，天鵝絨或綢類一切不用，在樸

素的木棉衣服上加以相稱的圍裙，寶石等類不消說是沒有的，至多不過在頭上插些石竹花而已。那種質素而穩重的樣兒，全像是一種雕刻，看去很是爽快。農家的女兒們，下級船員或漁夫的女兒們，心與形相一致的，真可愛哩。

「現在壞的不但是女子，男子也成了偽善者了。我在這許多行人裏面會仔細留心，看看有否戴那從前勞動者所會戴的帽子的，竟一個都找不出哩。在現在，連下級船員也把他們上代所戴的帽子加以輕蔑，都戴起飾有絹帶的流行麥稈帽或高貴的巴拿瑪帽來。他們從前原是只要有粗樸的上衣一件就到處都可去了的，現在卻飾着嵌寶石的袖鈕，穿着有象牙雕刻鈕扣的背心了。唉！昔時的頑健正直的船員們現在不知那裏去了！昔時的船員們，自有其和那被日光照黑了的臉色相調和的服裝，無須乎漂亮的襯衫與領帶了的。

「瀰漫於現代的虛偽，不但造出了職業與服裝的不調和。那些勞動者們大都已忘去了自己的美，傷了自己的德，一心想去模仿富豪博士或貴族。其中竟有從侯爵或博士

討得舊衣服，穿了來自負的青年，還有喜穿每年來此避暑的旅客們所棄去的舊衣服的孩子們。那樣子多難看啊！他們把虛偽的現代社會整個地表出了。

「看啊！我這恰合乎身的用汗換來的化斯蒂安織品的衣服，有素樸味的這仿麻紗的襯衫！這是我可以自豪的，這和從富豪身上取下的天鵝絨服，與任你怎樣洗滌也有污點的向人討來的綢襯衫，是全然不同的囉。近代人常做着平等主義的樂園的夢，其所謂的樂園，只是女婢想希望有和伯爵夫人同等的服裝。這種滅亡的平等觀，是會把強壯與健康的自然美破壞的。」

「但是，安利柯啊！裁縫匠與鞋匠雖造成了社會的虛偽，還不必十分動氣，更有可怖的事哩。」

「看啊，那些人們不但詛咒適合自身的服裝，還以自己的身分職業為恥呢。這纔是可怖的近代病啊！此風在大都會中日盛，且竟波及到這小小的桑·德連寨來了。」

「安利柯！你將來如果選定了自己的職業，要以職業自誇，決不可羞恥自己社會的

地位。

「我旅行柏林，曾爲意大利人感到大大的恥辱。那種的人們，並沒有像我們意大利人樣地伶俐與懂得藝術，可是所有一切的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地位都有着一種的誇。不論是電車上的車掌，馬車上的馬夫、小卒、店員，或清道夫，都不問其社會的地位的高下，對於職業用了誇與自信，把義務遂行着。在那裏，誰都不看上方，但看下方，似乎誇說『我纔是了不得的人』的樣子，把口鬚向上拈着。」

「可是在意大利卻完全相反。意大利人只看上方，一味苦心於上方的模仿。自己沒有一定的立足點，拈着口鬚把自己的地位來自負的事，到處都找不到。意大利人所最擅長的就只是裝無爲有。做鞋匠的如果要成一個全街首屈一指的鞋匠，照理只須拚了命努力就好了，可是他卻一味想向世間誇耀自己不是鞋匠，雖是星期日一日也好。到了積得些許的財產時，就不叫自己的兒子再作鞋匠，至少想養成他爲律師，爲醫生，爲官吏了。所以意大利人是想把自己的無能用虛僞來遮瞞的卑怯者。像這樣的傢伙，那能一

生不苦啊！

「要想把自己提高的向上心，原是好的東西。但虛榮心與蔑視自己的職業的精神，是可詛咒的。只要是能完成自己的職務的，在鞋匠就應以正直的鞋匠自誇，在農夫就應以正直的農夫自誇，在兵卒就應該以正直的兵卒自誇，還應自誇是一個正直的人。決不會有想以平民冒充貴族或捐買爵位等下等的事。」

「我有一個朋友，他到五十歲的時候，積得了財產，就去捐買爵位。我對於那種人，即不願再交友了。平民出身，竟有甚麼可恥？爵位在人有甚麼用？捐買了爵位，結果適足為真正的貴族所嘲笑，為平民所鄙賤而已。那樣的人，和那因鄙夷父親傳來的帽子一定要戴巴拿瑪帽的下級船員，及平日赤了足背石灰桶的女扛駁夫在粗蠻的足上套着貴族用的莫洛可皮的鞋子一樣。」

「如果我真是伯爵或侯爵，那末對於這代表着國家一部分歷史的爵位，也原不該引以為恥。我對於伯爵侯爵不豔羨，也不故意加以鄙薄，只是見了伯爵稱伯爵，見了侯爵

稱侯爵而已，我決不想受非分的權利。

「安利柯！如果樹根向上生長，鳥住在水裏，魚住在空中，將如何？可是世間儘有着這樣的人哩。不知身分，也應有個分寸，我與其作那樣不知身分的人，寧願作窮人，寧願作病人。窮人只要勞動就可得錢，病人只要養生就可治愈，至於不知身分的人，是無法救治了的。」

舅父說到這裏，安利柯不禁插口了問：

「舅父，不知身分的人，世上確似乎很多。他們究竟有甚麼不好呢？」

「這嗎？唔，唔，有個很好的實例在這裏。」

舅父這樣說了，又繼續說出下面的話來：

「喏，那邊走着兩三個不知身分的人。我很知道他們的歷史哩，你且聽着！

「喏，看那昂然闊步着的青年吧。他不是戴着漂亮的黑帽子，穿着時髦的印度綢的褲子與華麗的背心，像煞一個紳士嗎？無論他怎樣地裝作紳士，素性是一見就可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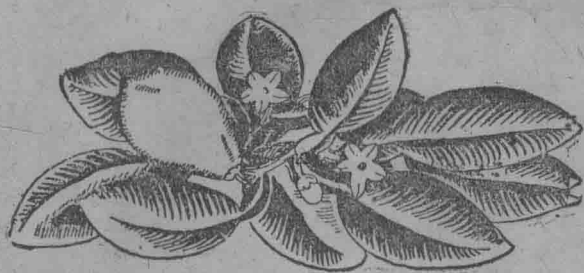
舅父的話還未完畢：

「不知身分的實例，不但是男子，女子也有。喏，你看那在門旁立着的女人啊。她穿着黑緞的上衣，戴着加羽飾的漂亮的帽子吧，那傢伙也是個不知身分的人。你看，她手上有指環，還有腕鐲，胸前有金鍊子，還有金錶……那樣兒宛如市上金首飾鋪的陳列櫃。她雖全身用貴重的金飾包着，可是沒一件不是惡俗的流行品，她是個除了自慢、不自然、土俗以外，甚麼都沒有的傢伙。人在她旁邊通過，那理髮店中所用的香水的氣息，就撲鼻而來。因此，她自己好像登入了象牙之塔，俯目看人，似乎不屑與人交談的樣子，常把口半開了，不出一聲哩。」

「她在二十年前，曾充作了領小孩的女婢，隨某姓家屬到南美的麥·格蘭代地方爲傭。在那裏與一老翁結婚，五六年之後，丈夫死了，遺產由她承襲。如果於遺產以外能承襲得若干常識的教養，原是很好的，可是她卻甚麼都不知道。她把她那肥胖的軀體裝飾如七面鳥一般地華麗。回到故鄉以後，不屑再與舊日伴侶來往，闖入於貴婦人隊中。可是

的人們，日日想求幸福，其實，他們的希望，正和雀的想生鷹，狐的想與獅子爭百獸的王一樣。」

舅父說到這裏，忽然站起身來說：「啊，就快去罷。」



## 第十一

### 一 檸檬樹與人生

又過了幾日，舅父在自己的庭園裏對安利柯這樣說：

「安利柯！我愛大地，大地是萬物之母，在萬物是最後的朋友啊。大地把我們永遠抱在那溫暖的懷中。我在遺囑上會載着『勿將我的遺骸火葬，給我埋在可愛的土中』的話。真的，如果你們不害怕，不厭憎，那末最好請給我埋在那株大檸檬樹之下。我愛檸檬，尤其是那株檸檬，是我手植的，有着種種可紀念的事。初種的時候，原是很小的一株，現在是，你看，已經長得那麼大了。坐在那樹下，就覺芳香撲鼻哩。」

「安利柯！愛好大地，種植樹木，是非常有意味的事啊。譬如說，你現在種下一株蘋果樹去，將來樹長得比你還大，長壽不彫，會用了樹蔭、花果使你的子孫快樂。還會將你培植的苦心告訴你子孫知道哩。」

「我崇拜大地，陶醉於大地之香。每當長晴以後，好雨襲來，樹木頓吐豔綠與芳香的時候，我冒雨到室外去看，鬚髯覺得樹林裏充滿了美的詩，天地重回復到太初一般。」

「我被大地的雄辯所動，有時竟有執了鍬茫然許久的事。土是活着的，其中蠕着的無數草木之根，宛如生命的脈管。我能傾耳於大地的脈搏，辨悉大地的言語。大地把其希望或要求告訴我！有時說要飲水了，有時說要喫甚麼了，我用了噴水壺把晶珠似的水灌溉，大地就快樂地吸入。我握了鋤把永眠的土加以翻動，那土就在日光下跳起身來，吸收了新的生命，吹出可愛的萌芽。」

「大地把一切的東西都接受了去給我們淨化。化腐敗物爲養料，再化成可愛的薔薇花瓣或葡萄的卷鬚。動物與人雖只管把污濁的排洩物散到地上，大地卻有把此淨化

的神聖的功能。

「不但此也，大地於淨化一切的不淨物轉成芳香與甘旨以外，還用了那綠的葉來使空氣清淨。在紅塵萬丈的都市中疲勞了的人們，一到鄉間，入了大地的懷抱裏，就會身心頓爽，恍如蘇甦，只要一得這大地的健康的母親的接吻，誰都能夠恢復清新的感覺與純潔的心情。

「試想啊！法蘭西爲德意志所敗，曾擔負過五十億的巨額的賠款的。戰敗國要支付五十億的巨款，爲甚麼卻不滅亡呢？這就是因爲法國有着愛土地的農民的緣故。現在醉心都會的人們雖羣趨入巴黎，馬賽或里昂，但整幾百萬的農民卻能愛着土地，爲了愛和良心握着犁鋤，故法國決不會滅亡的。

「但是，我們意大利怎樣？意大利沒有愛好這生命之母的大地的人。神所恩賜我們的最肥沃的土地，在許多世紀以來供給過我們麪包與葡萄酒的土地，有誰在酷愛牠啊！大地給與我們健康與詩，還不竭地供給財富。我們非酷愛土地不可。大地很寬大，

養樹的培養叫做栽培，人的培養叫做教育。你今年十四，用樹來比喻，已是快要開花的時期了。花爲了結實的希望而開，希望就是立一生的計劃的東西。

「人非立有一生的計劃不可。無論立了怎樣的大計劃，在計劃本身是無限量的，世間儘有在計劃中過盡一生的人。這恰和只開花而不結實的草花一樣。

「聰明的人，對於未立了大計劃，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全傾注在這計劃裏，又把全體  
的注意與熱愛傾向於這方面。可是，像檸檬樣的果木，尙且有實未成熟而先萎的事情。這就因爲沒有使之成熟的力的緣故。

「所以，安利柯！你第一須有希望之花，這是使你的心閃耀的詩。第二，你非使結完全成熟的實不可，這相當於你完全實行你自己的計劃。但只這樣還不夠，成就了一個計劃就自安的，是暮氣的人。你如果已成就了一事，還非實行其次的計劃不可，恰如檸檬的次第結新實一樣。在能這樣的人，無論何時，有着青年的歡喜，壯健的精神與快樂的覺悟。

「但是，終年結實繁多的檸檬，也以春季開花最多。人在一生中，雖常須開希望之花，

但究以青年時所開的花爲最美。所以，你須於青年時開出最美的花來，顯現潑刺的力與芳香的精神。這力、這精神，就是將來結百倍之實，使你慰樂的東西。

「說雖如此，你卽到成了大人，成了老人，也非像檸檬的樣子，開新的花不可。一到老年就失去希望與詩的，是無用的人。人所開的花，芳烈澈於死後，其實又能互千百年替多數人造福的人生之花——是的，人生之詩，才是能使人美樂的東西。如果沒有了這，人生就如枯木了。我們爲了要結無限之實，須搜集宇宙之精華，不斷地開發出新花來。」

## 一一 一切的人都應是詩人

安利柯見舅父以檸檬爲喻，來說人的一生，就說：

「舅父，你與其做船長，不如做詩人來得適當呢。」

「唔，唔。」舅父點了好幾次頭，更繼續着說：

「人應都是詩人。人依了希望，有的爲農夫，有的爲漁夫，有的爲工場工人，有的爲船

「爲甚麼詩能興國？就因爲生命荷，充滿着希望，必定生出詩來的緣故。人爲重負所苦，擡不起頭來，而前途又沒有希望，這就不產生詩了。」

「但丁當時的意大利，破了中世紀的暗昏昏沈的時代之煩惱，替人類尋出一道光明來。這就是文藝復興。現在的意大利，無論從精神方面看，從經濟方面看，都是很萎靡的國家。但像從前意大利人從非常的苦惱中喚起了大的力，給世界人心以光明的樣子，我們也須再放一次世界的光來救援。」

「所以我囑付你：對於一切事都不要灰心，抱了希望，積極勇猛前進。如果遇有困難，當認爲新勝利的豫告而期待其將來。又在正當的事上，非做英雄豪傑不可。爲了顯現美的精神，當不畏一切。這樣做去，你就會瞭悟詩能救國之故吧。」

舅父說到這裏，就拱了手靜默在沈思之中了。





## 第十二

### 一 伊普西隆耐的

#### 偉大行爲

今日是與舅父約到諦諾島去遠足的日子。安利柯特別早起，五時就離了牀。

因爲還覺睡氣朦朧，就伸頭窗外去吸受清涼的空氣。見有一老人駝了背在汲池水澆灌檸檬及柑橘等類的果木。他把上衣、麥稈帽、手杖都放在露天椅上，一任朝風吹拂雪白的頭髮，很愉快地勞動着。

「咦！好奇怪的老人！」

安利柯再去細看那老人：雖無力地閃動着細小的眼睛，鼻子、顎、頰卻很有神氣！最覺得滑稽的，是他的臉孔宛如地圖模型：大皺紋、小皺紋、曲皺紋、直皺紋叢生在臉上，恰如用了山河把國境區劃着一樣。

「妙得很，那臉孔宛如用莫洛可皮製出的。」安利柯正自出神，恰好舅父由窗下通過，安利柯叫說：

「舅父，早安！」

「唔，早安！」

安利柯就向舅父詢問：

「舅父，那老人是誰？」

「那麼？那是每朝來替我澆灌庭園的。你起來太遲，所以還未見過他吧。他每日起來很早，我七時起牀來看，他已早就回去了。每日黎明他就悄悄地開了籬門進來，澆灌畢了，

仍悄悄地關了籬門回去。真是一個好老人啊！這老人說起來還是意大利獨立史上中心的有功的人物哩！可是許多寫格里勃爾第傳的記者，都把這老人的名字忘懷了。關於老人的話，今日就在遠足途上說給你吧。」

舅父這樣說了，管自走到那方去。

半小時以後，安利柯與舅父乘了小舟，揚帆向諾島進發。舅父銜了古舊的菸斗，和安利柯談關於老人的事：

「老人生於桑·德連寨，本名叫做亞查利尼，世人卻加以伊普西隆耐的綽名。在這兒，人大概都有綽名，沒有綽名，幾乎認為是一種羞恥。老人的有這綽名，曾有過有趣的故事：距今七十多年前，他在當時的蒙塾裏，對於字母 X，不能正當地發音，讀作『伊普賽』。於是先生、學生都揶揄他，替他取了一個『伊普西隆耐』的綽名。他頗以此綽名為辱，在最初曾以拳頭對待，據說，有一次竟把同學的鼻子打傷過。」

「卽在現在，老人似乎還不忘這事，一提起綽名，常這樣說哩：『船長，那時呼我綽名，我就要動怒！現在倒是呼我本名，反而不快了。』」

「伊普西隆耐自幼就捕魚，據說，其祖先一向都是漁夫。祖父與父親都非常長壽，祖父活到九十五歲，父親至九十三纔死。」

「老人述及自己的家系時，常這樣說：『自我出世以來，我家只遇過二次不幸。一是一八一七年祖父的死，一是父親的熟果墜落似地死去。我家以後將不會再遇不幸了。如果有，那就只是我的如熟果落墜的死了。』老人這樣說時，笑口上常浮起寂寞的微笑。」

「伊普西隆耐今年八十四了，很強健。去年尙能在強風中漕船到斯配契。最近因爲他老妻不放心，非天氣好，便不許他上船。」

「這伊普西隆耐就是救過愛國者格里勃爾第將軍的生命的人哩！如果沒有他，意大利也許還未獨立吧。賴有老人救了格里勃爾第，奧斯托利亞人因被擊退，勃蓬王黨才被從耐普利逐出，意大利始有今日。」

「你已讀過查尼或馬利阿的格里勃爾第傳了吧。人皆知格里勃爾第離羅馬後曾屢經危難，而知道其曾被救於伊普西隆耐的事的卻很少。現在我就把伊普西隆耐救格里勃爾第的故事來說給你聽吧。

「那時，格里勃爾第將軍處境極危，如果一被奧斯托利亞人捉住，就要立遭鎗斃的。警察偵探、軍隊都在探訪將軍的匿身所在，故將軍不能安居羅馬，有時扮作農夫，有時扮作船員，有時扮作普通平民，在志士們保護之下逃生。每至一處，多則居五六日，少則只四五小時而已。

「及意大利的托斯卡那被奧斯托利亞軍占領，將軍就從那裏逃出。可是不能到避難的目的地配蒙德，賴有少數志士的保護，匿身於蒯爾菲的別莊中。

「但這別莊也非安全之地，蒯爾菲爲想在坡德·韋耐列方面找尋避難處，乃急急先往勿洛尼卡。

「到了勿洛尼卡，遇志士旅館主人彼得·格喬利，就託他找覓到配蒙德去的小舟。

「格喬利急赴配諾辟諾，由那裏乘小舟渡過海峽到了愛爾塔島，更進行到卡斯德洛岬，伊普西隆耐恰好和他老父與許多漁夫在那裏曳網捕魚。」

「格喬利於許多漁夫之中見伊普西隆耐氣宇不凡，就前去依賴了說：『請你救救格里勃爾第將軍！』」

「漁夫伊普西隆耐慨然承諾：『好！如果有用得着我之處，甚麼都不辭。究竟要怎麼纔好？現在將軍不是說在托斯卡那嗎？』」

「『是啊，那真是危險的地方，非快瞞了敵人祕密逃到海岸，陪護他往配蒙德不可。如何你能夠盡些力嗎？如果能夠，我們就把將軍送至勿洛尼卡或海上來接頭吧。』」

「伊普西隆耐見格喬利這樣說，就大喜承諾，約束了說：『好！那末後天星期日我在勿洛尼卡候着吧。』」

「格喬利與伊普西隆耐再三約定，即回到本土。」

「伊普西隆耐負了這大使命以後，自思將怎樣纔好。他覺得在沒有魚市的星期日

格喬利同乘馬車到蒯爾菲氏的別莊中。

「伊普西隆耐那時很飢，但以大任在身，只以一湯、一雞蛋、一片麪包及一杯葡萄酒忍耐過去。」

「那是一個熱悶的八月的晚上，別莊裏蟄居着許多憂傷憔悴激昂慷慨的國士們。忽聞有馬蹄聲，以為格里勃爾第來了，出外看時，見只是一匹空馬在逃。

「明晨格里勃爾第與列奇洛大尉一同來到。大尉足已負傷，卻說要伴送將軍到配蒙德。」

「不久，伊普西隆耐便被召喚到了別莊的一室裏。格里勃爾第將軍穿着市民裝，在青年們圍繞中微笑着。將軍見了伊普西隆耐的偉大的風采，親切地說：

「『你就是肯載我去船上的頭腦嗎？』」

「『呃，是的。閣下！』」

「『別稱閣下，請呼我為格里勃爾第或朋友。』」

「那末，朋友，是的。」伊普西隆耐改了口回答。

「你是何處人？」將軍問。

「是桑·德連寨人。」

將軍大喜：「哦，那末和我同鄉呢。錢是帶着的吧。」

「呃，少許帶着些。」

「那末出發是能夠的吧。」

「能夠，閣下，不，朋友，我昨夜已在這裏恭候了。今夜就出發吧，日間恐有不便。」

「打算怎樣走呢？」

「今夜請向卡拉·馬爾諦那步行到海邊。我當在那裏豫浮漁網的浮標。請以此爲標記走近攏來，我當在附近恭候，就由那裏下船吧。」

「約束既定，伊普西隆耐漁事完畢，就下了浮標，自九時起專心靜候着。」

「將軍由列奇洛大尉及二三十個的志士護送到海岸。這些都是決死之士，萬一爲



土地啊！

## 一一 美的感謝

「安利柯！」舅父用了感慨無量的調子，仍把話繼續下去。

「因了一漁夫的救助，在小港上陸了的愛國者格里勃爾第如何呢？將軍抱住伊普西隆耐接吻又伸手把袋中所有的金幣取出，據說所有的金幣只十個光景。

「『只這些了，請留作我感謝的紀念！』將軍這樣說着，把手中的金幣交去。

「『不，朋友，請收着，因為你有需用的時候。』據說伊普西隆耐會這樣謝絕的。

「將軍茫然了一會，既而說『那末，且請少留，』即在一紙片上把這次的功績寫了交付伊普西隆耐。

「我曾在伊普西隆耐那裏見過這紙片，把文字錄在雜記冊上。」

舅父說到此，就從衣袋中取出雜記冊來翻給安利柯看。文字是這樣寫着：

船主保羅·亞查利尼君！你會送我到安全的避難地。這不是爲謀你自身的利益，完全爲了我。

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

奇·格里勃爾第書於坡德·韋耐列

「如何安利柯！」舅父又繼續說：「這是伊普西隆耐所得到的唯一的賞品哩。在日內瓦，曾有人願以六百圓買取，伊普西隆耐堅不肯賣。這是伊普西隆耐一家的高貴的紀念品。」

「啊，在大膽細心的漁夫伊普西隆耐，這紙片是多麼意味深長的東西啊！」

「據說，伊普西隆耐在船中曾作了鹽漬雞及軸魚等類的菜，請將軍喫，將軍喫得很  
有滋味哩。」

「『朋友，如何？』據說他請求菜的批評，將軍噴着舌頭會這樣回答呢：『真是難得的菜！』」

「伊普西隆耐現在每日早晨來替我澆灌庭園。這不是我託他如此，乃是他當作對於我些許好意與微勞的報答，來求我讓他如此的。」

「我最初原不敢答應，既而見他很是難過，就不去反對，如以承受了。伊普西隆耐非常高興說：『多謝你！我儘已不能再握了，至於田圃的整理或是澆灌，還很能擔任。終日閒居，非常之苦，就請讓我做做吧。』」

「我想將伊普西隆耐每晨用噴筒澆灌的樣兒再看二十年。他以感謝的態度行着勞動，那神態真是說不出的高尚。一個貧困老漁夫，抱了滿腔的崇高的心情，無可發洩，不得已想借了澆灌來滿足；這樣深切的心情，如加以拒絕，那也未免太殘酷了！」

不久，藥劑師、醫師都跑來了。安利柯經他們給洗好創口，包扎繃帶以後，就淡然無事，仍想去釣魚。

「毫沒有甚麼，請別向我舅談起。我仍釣魚去了。」他向醫生這樣說。

「魚請別去釣了。風很大呢，受了風，創傷要拖延的，還是我陪你回去吧。」醫生勸阻他。

「那麼，毫沒有甚麼。如果我不獨自回去，舅父還以為我有了甚麼了哩。」

安利柯這樣說了，向醫生道謝畢，逕自到斷崖上收了釣竿與魚籠，然後向舅父的別莊回去。

舅父這時想去看安利柯釣魚的光景，正從門口出來。見到安利柯帽下的繃帶，急問：「呀，甚麼了？」

「沒有甚麼。不小心從崖上跌下把額碰傷了。」安利柯淡然地回答，可是聲音卻不禁發顫。

說。

「好，你已做了正直的事了，用了全力做了正直的事了。別嘆力量不夠啊。最高尚的行爲，是超越理性而沸燃的。不顧任何的犧牲，熾烈地盡全力的行爲，才是人生最可尊貴的行動。成功或不成功，這些都不成問題。應做的時候，猛然勇往直前去做，這樣的精神纔是似神的崇高的力量。見利而動的人，決不知道這崇高。你做了好的事了，你會對於絕對的善奮起過了。」

舅父說時老眼中閃爍着兩滴銀亮的水珠。

## 一一 不知恩

這以後，沒有經過幾日，安利柯的傷已全愈了。

自從那日起，美尼清一次都未曾見到。「至少也應該來對我表示一句的謝辭吧。」安利柯這樣私念着，空待過許多日子。

過了好久，安利柯在街上走着，見美尼清恰好從對面來。安利柯想看看他用甚麼態度對付自己，走近前去，那裏知道美尼清睬也不睬，地管自走過了。「爲甚麼呢？」安利柯兀自覺得寂寞起來。

「我曾爲他盡過勇敢的愛的義務，路上相見，抱了我哭泣了來表感謝，不是人的應有的至情嗎？」安利柯自己這樣私忖。可是美尼清卻連目禮都不作，「謝謝」都不說，垂着頭假作不曾看見似地過去了。

安利柯的自負心大大地被損傷了。他不但曾把美尼清由惡少年羣中救出，從那次的時候以後，始終不忘記美尼清。如果有機會，還想把自己的果物，着舊的衣服去送給美尼清呢。可是美尼清竟像連這很好的親切心也不值一顧，管自走開了。

有一日，安利柯問舅父：「美尼清一次都不到家裏來嗎？」

「那裏會來。」舅父冷淡地說。

「但是，偶然……」舅父似已明白安利柯的心情了，呵呵地發出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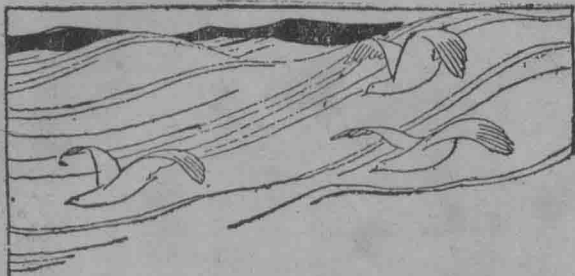
心就異常了，他不知道世間有所謂情的東西，總以為誰都不會用深情待他的。所以，雖然也許想對你道謝，卻恐怕又遭到你的譏笑，就垂了頭管自走避了。」

「那末，舅父，我就到美尼清家裏去玩吧。我不知道爲了甚麼，總覺得那孩子可愛。」  
安利柯說。

「唔。」舅父點頭。「但還是不去的好。你如果去訪他，他會怕羞了不出來見你的。倒不如將他招到家裏來玩，共作些殘廢者也能作的遊戲。因爲在家裏，無論他的形狀怎樣可笑，也沒有笑他的人呢。」

「是……。」安利柯也點頭。

舅父又對安利柯這樣說：「說雖如此，美尼清也許是有着和那手足同樣的不快的心情的。無論你待他怎樣好，在他也許不但不覺得可感反而覺得可厭哩。所以，你決不可想從他得到感謝。但也不該對自己的行爲失望。一件善行，能實行，在自己已是一種報酬了。望人感謝，等於放重利，是不好的根性啊。別人對於你有善行，原應感謝，但自己對於別



## 第十四

### 一 海波

安利柯熟覽桑·德連寨的世間，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而在近來，卻常看見寂默了沈思着的人。有的茫然坐在崖上，看了海在默想，有的靠了崖坡死也似地臥了在村甚麼。有的暈在沙灘上兀自沈想，不知日影的移動。

安利柯在寂默沈思的人們的臉上，感到奇異的悲哀味。如果他們是詩人或是畫家，也許可以說他們在追求甚麼無限的東西吧。可是他們都是齷齪的勞動者與老人，那當然是因為有着甚麼煩惱的緣故。於是，安利柯有一日問舅父：



## 二 人生之波

舅父就了「人生之波」的話題，說出這樣的話來：

「由這窗口望去，從那空地一直到街上，一日中往來着幾千幾萬的人波。其中有各樣的人。有禿頭，有時髦，有長漢，有矮子……還有喜樂的、笑着的、怒着的、悲哀着的。這許多人的喧聲，隨着風像森林的濤聲似地陣陣吹來。

「他們之中，一個一個都不相同。你看，蓬了頭的母親拉着頭髮卷曲得如鳥巢的女兒才行過，接着旁邊就現出白頭老人與禿髮者了。他們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希望，各有各的悲歡。仔細看去，不覺得像千波萬波合匯了雜流着嗎？在這入海之中，各個分子真所謂千差萬別；但在日光之下，卻都是同等儔伴哩。

「但是，看哪，在那邊走着的可愛的小姑娘，到成爲像在她旁邊的滿面皺紋的老嫗，其間要經過許多的故事，演許多的悲劇與喜劇，咧我雖說着這話，現在到了七十歲的年

齡，搖籃時代的舊夢，即使要回憶也回憶不來。七十年！我已在此人生之波裏游泳了七十年了。

「在街上走着的人，也都是在此人生之波中游泳着的。其中有游泳得乏力了在半途溺死的人，也有一生儘力游泳把力疲盡了的人，又有爲不曾意料的怒濤所襲，冤枉把生命喪亡的人。」

「這樣，人人都一壁泳着人生之波，一壁各自製造其自己的價值咧。有的受了悲哀的打擊，不能復擡起頭來；有的卻能從怒濤下衝出，巧捷地繼續游泳。由此看來，人竟好似爲了製造自己的價值，投入人生之波去游泳的。」

「怎樣的人才最有價值呢？讀破了千萬卷的人最有價值嗎？不是，僅只讀書，是不能衝破人生之波的。由書卷得來的知識，好比是行李一類的東西。如果頭腦中塞滿了這類的東西，反不能輕捷地在活的人生之波裏游泳了。」

「要在活的人生之波裏游泳，第一要緊的是健康的身體。把自己的身體弄壯健，是

一生的活學問。第二要緊的是用了自己的意志過活。世間儘有不用自己的意志，奴隸似地過其一生的人呢。第三要緊的是道德的價值。如果沒有道德，到底不能排除人生的兇浪一直向前游泳的。在人的力中，最強的就是道德之力。身體的健康是一種的力，意志的生活也是一種的力，但是最偉大的是道德的力。無論身體怎樣好，意志怎樣強，如果這人無道德的力，他一遇到世間的兇浪，就會手足癱瘓，不能左右游泳的。世上像這樣的人很多。真可憐啊！此外，還有一件可以產生人的價值的事，這就是思考。不能思考的是白癡，白癡就是大大的不道德啊。白癡者自己無正確的意志，是一味做着錯誤的行動的。人遇到非做不可的時候，要思考，想打勝襲來的人世的困難，也要思考。自己思考了自己，再把思考所得的用意志來堅持，人不如此，決不能得到活的知識。由道聽塗說或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在人世真正的實際競爭上，決不是活的力。知道了嗎？外來的知識，是不能生出人的價值的啊。」

## 三 知 人

「但是，安利柯，還有更緊要的事。我方才說過關於人的價值的話了，可是我們應該像普通說『這人了不得』、『這人有些癡』、『這人是卑怯的傢伙』、『這人是天才』……的樣子，把人的價值，一一速斷嗎？」舅父說。

「是呢，世間儘有似小愚而實大智的人，也有似小智而實大愚的人咧。」安利柯回答。

「對呀，對呀。」舅父高興地再把話繼續：「對呀，對呀。人這東西，是不能用一句話就斷定其價值的。哪，如果說那人受過洗禮，是真實的基督教信徒；那人招呼很謙恭，是個好人。這樣輕率地判斷，就會陷於大錯的。」

「所以，對於人能知道其價值，是一種活的學問。沒有這活學問的，結果就會被世間所欺，或竟至連累他人受虧。」

「要使一家店鋪發展，做主人的非知道夥計不可。」

「做裁判官的要行正當的裁判，非知道被告不可。」

「做教師的要善導學生，非知道學生不可。」

「做將軍的要指揮軍隊，非知道兵士不可。」

「做政治家的要治國，非知道國民的心不可。」

「亞歷山大帝深知其部下，故不曾被部下背叛，成了大功業。奇利亞斯·希柴因爲不知道其臣下的性質，故終於陷入悲運。」

「拿破崙一時所以能支配歐洲者，不僅因爲他善戰，實因爲他能知道人。」

「可是，世上常有因爲不知人的緣故，致引起種種的不幸與大問題，不能現出自己的真正的價值的。」

「英國的商人，以金錢來定人的價值。如何人的價值能視其所有的金錢之多寡而評定的嗎？」

舅父說至此，提出質問，把談話暫止。

「金錢與財富，不能定人的價值。」安利柯答。

「爲甚麼？」舅父反問。

「雖沒有錢，高尚的人儘多，格里勃爾第貧窮得至於拿不出搭救自己的船頭腦的謝禮，可是卻不媿救意大利的大人物。無論怎樣有錢，如果徒行不義，不能救助一人，這種傢伙是沒有人的資格的。」安利柯答說。

「啊，你說得不錯。但因此就說金錢可以不要，那是大錯。人如果不能以勞動取得金錢，營獨立的生活，就成了卑屈的人。生活不能獨立的人一定有着何等的缺點；或是不竭力勞動，或是用錢太浪費，或是沒有信用……甚麼原不一定，總之是一定有着這種的缺點的。」

「說雖如此，用金錢來定人的價值，卻不能夠。那末人的價值應該用甚麼來定呢？」  
「舅父不是方才教過我了嗎？」安利柯說。

「唔，我曾教過你甚麼？」

「你說，人的價值，在乎用了健康的身體，自己的意志，道德及思考去生活。」

「唔，我曾這樣地說過了。要知道人的價值，非看破其健康，精神與才能不可。可是，對於人，無論是誰，都容易犯一次見面就抱愛憎的毛病。最初的瞥見，有時原很準確，有時卻會意外地錯誤，非留心不可啊。」

「像我這樣容易動感情的人，對於他人往往有時一見面就以爲可愛，有時一見面就以爲可憎的。我會因此受到大大的失敗。一見就以爲這是個好人，把其價值速斷，於是就并其道德才能也加以另眼的看待。結果呢，大遭失敗，向來的親切轉爲仇恨，友愛變成絕交了。反之，一見以爲可憎的人，就只覺得他可憎，無論他有任何優點，也就都不復看見了。我也常有這樣事。那知過了若干時候，發見最初認爲可憎者，竟是高尚的有手腕有才能的人物哩，但恨自己誤認，致把好人交臂失之而已。」

「所以，當評衡人的時候，要考慮了又考慮，靜心地探索其真價啊。那人樂着或是悲

着，在順境或在逆境，名譽素好或素壞，不要用這些爲條件，輕率地就判定其人價值，應該更加觀察更加推究。知道人的價值，這事並可作爲求知社會求知歷史的活練習。

「又，我們非把歷史的深究批評，認識其人的真價值不可。在歷史中，有把正人當作不正者而埋沒的事，有把功勞者的功勞加以否認的事，也有把野心家不義者認作正人的事。完全理想的人物，原是沒有的。理想的人物，只好插之於我們的心裏。我們是把眼前的人和心內所插着理想人物比量，因其接近的程度來評定價值而已。所以我們又須有完全的理想。」

「知道了嗎？托里諾是你的先生，未曾教過你這樣事吧。所謂先生，原是只會教理論，不能切近於實際的。」

「說到實際的研究，種類很多。我今日所教你的是對於人的研究。從你那樣的年齡起，把自己的朋友，附近的人們，好好地注意觀察，將他們的長處短處，以及隱藏的善或惡的性質行爲，細細探索，那末就會發生對爲人的興味與深厚的同情，而且對於人也就有



所防備了。這樣做去，你自會成一個精密的人心的鑑賞家。凡能夠了解活人生的尊貴的意味的人，能知道任何書本上所不會載着的事。知人，真是高貴的事，世間能知人的人實在太少，我對此頗覺得有些寂寞哩。你要想具有詩人哲人及大人物的資格，非有能把人的長處善處銳敏感味的心不可。淺薄的獨善者，只知圖自己的利益，忽略人心的尊貴的處所，把人生弄成無趣味的東西。要得人生的大喜悅，知人是非常重要的事了。

「舅父所說的這話，你現在還未能切身體會吧。但等到舅父死去了，你成了大人的時候，仔細想去，必會恍然明白，覺得舅父的話的緊要吧。那時請對了死去的舅父，丁寧地表個謝意……哪！」

果他能真地打量「人」的事，斷不至鄙視自己的職業的。高尚的人都對於自己的職業感到興味，盡了力快樂地幹着的啊。凡是說自己的職業乏味可厭的人，已把生活的標準根本錯誤了。」

舅父說到這裏就默然了。安利柯想聽聽舅父關於生活的標準的意見，於是試問說：「所謂生活標準的錯誤，是甚麼意思？」

## 一一 錯誤的生活

安利柯問及錯誤的生活標準，舅父乃乘了機會，躍起身來說出下面的話：

「唔，對了，你好好地聽着！世間無聊的誤解的人，實在太多。他們一味思忖着幹甚麼纔可成富翁，幹甚麼纔可成名人，怎樣纔可不勞而成功。他們除了錯誤的事以外，甚麼都做不出來。」

「他們不是在那裏做自己認爲非做不可的願做的事，乃在那裏看着自己的朋友

「厭棄自己的職業，結果就會厭棄自己的生存，厭棄自己的生存的，是精神的病人，決不是健全者。可是，現在世間不健全的人實在太多，已成着所謂『病的世紀』了。這實就是養成人類不幸的一大原因啊。你非給人類以新的力與喜悅不可。要想給人類以新的力與喜悅，非先在自己的職業上自己找出無上的力與喜悅不可。」

「這樣看來，兒時的精神，在職業選擇上，可知是很重要的了。」

### 三 須自知

「安利柯關於職業的選擇，我們尙有更重要的事情非知道不可的。」舅父繼續了熱心地開始說。

「世間有一種可惡的名叫虛偽的東西。所謂虛偽者，就是欺妄。把毫無價值的事作真實認着的有眼的盲者，就是虛偽的人。虛偽欺瞞的傢伙，是不肯盡力盡心的寄生蟲。」

「可是，不自知的或不能作正直思考的人們，結果會成爲欺瞞的虛偽者哩。他們不

應的事。我們要這樣，就能爲健全的人物，還可以使世間也健全。

「哪，安利柯！所以你爲了選擇一生應走的方向，非用了全智慧全力量去周詳考慮，使無錯誤不可。一經決定了方向，無論他人在幹甚麼，或是說甚麼話，決不可懷疑，要信了自己勇猛前進。如果不能做到這地步，那就聰明人也成愚魯，天才也無價值，猿猴也會從樹上落墜下來。」

「猶之登山或行遠，到了某地方，路會有兩條，有時且竟有分爲三條或四條的。遇到了這種分歧點的時候，就該打量究竟該取何道。如果茫然地冒昧走去，結果會走入無路可走的絕境去，弄成進退維谷的。」

「如果是登山行遠，損失原不過如此。可是人生之路，是不能回覆的，因了路的選擇，有的前途是絕望，有的前途是光榮，有的前途是貧困，有的前途是富裕，有的前途待着不德的惡名，有的前途待着美德的榮譽。我們該在其中選擇那最好的走纔是。但這要知道甚麼是自己應走的路纔可以，要知道自己所應走的路，非先知道自己不可。」

## 第十六

### 一書信

有一日，舅父正在小孩似地快活地看那各樣變着色的柑橘類的果實，郵差遞來了書信數封。

舅父坐在樹下的石上，把書信一一開閱。頓時小孩似地快活着的舅父的臉色轉成憂愁，老衰的臉面愈加老衰了。

舅父把讀過的書信藏入衣袋，寂寞地在庭間步着，既而又無力似地回到原處，坐在檸檬樹下，寂然不動。



舅父又深深歎息了說：

「安利柯，秋天好啊。但在有了年紀的人，秋會使他沈思。我想到種種的事，美的，可悲的，都集在一處，迸到我心上來。——呀，不錯，安利柯，你父親今日有信來了哩。你去把信讀了，午後就寫一篇比平日長些的日記如何？我今日不想散步，讓我在庭間靜思半日吧。」

安利柯雖覺到有些奇怪，但當從舅父手中接到書信時，卻是歡喜的。待舅父就食桌去以前，拆開來看，信中是這樣說。

「安利柯：

「聽說你自從住在舅父家裏受舅父照拂以來，身體的健康已完全恢復，現在很強健了。舅父來信曾這樣說，市上的醫生也說你和數月前已判若兩人，可以依舊用功了。

「父親母親很歡喜着，你真做了一件難得的事了。人無論幹甚麼，第一要身體健康。你能爭得這健康，就是一種大大的修業。

「舅父很愛着你，舅父沒有舅母，也沒有小孩，很喜歡你住在桑·德連寨。住在那裏，

許多的事想做，還有許多事想請教舅父。我在小學校時，很喜歡讀童話或歷史故事等類的書，近來則轉了興趣，喜觀察植物與世間的事。很想在這四十日中最詳細查察舅父庭間的植物與桑·德連寨的人物作一篇長文去寄給託里諾的先生看。如今中途停止，真是可惜。但我現在已知道準備是要經過許多的時日的，啊，真是一日都不能放鬆，每日每日逐漸注意了查察，我知道會有一日可以達到大大的研究的目的，從今日起，我就對於任何事物都去深加注意觀察、仔細思考吧。

如果我把桑·德連寨的社會與舅父庭間的植物的二長文寫了出來，將是怎樣有趣味的東西啊。可是現在不及完成就要與舅父作別了。幸而我因了舅父的教導，已能夠對於事物作種種的觀察與思考，這是何等可感謝的事啊。

我見舅父今日樣子有些與平時不同，只是寂然地坐在檸檬樹下沈思，就曉得必有甚麼不快的事發生了，很爲不安。果然，父親來了叫我回去的一封信。

舅父既沒有舅母，又沒有孩子。寂寞的舅父，只把庭間的樹木愛撫着。舅父的愛我，真

是難以言語形容的了。舅父爲了我不惜竭其全心全力。有一次，我因替美尼清抱不平受了傷，舅父那樣地替我喜憤交集，至於眼中迸出淚來。我真幸福，有這樣的好舅父。有着這樣好的舅父的少年，除我以外，全世界恐再找不出第二個了吧。舅父比從前教我的任何先生都偉大，我從舅父聽到了聞所未聞的教訓。又，我聽了舅父的教示，得知做人的可尊貴，此後非自己成了有尊貴精神的人使舅父歡喜不可。

今日正午，舅父從衣袋中把父親的信遞給我時，舅父的手曾顫着。舅父在海上生活過多年，他的手是經過海風鍛鍊過了的。我見到那頑健的手發顫的當兒，覺得舅父的柔愛的心將完全在手上顫動出來了。如果早知道那封信是父親來叫我回去的，我會把舅父的手縫住了接吻吧。

我那時又看到舅父的眼睛。向來輪番流露威光與柔光的舅父的眼睛，那時曾曇暗着。如果我早知道了這理由，就會去抱住了舅父的項頸在那眼上接吻吧。

真就要與舅父離別了嗎？一念及此，不覺流淚。但與愛我者分別的悲哀，可以喚起美



間滑走。

安利柯都對了這風景神往了，既而差不多和舅父同聲地歎息着說：

「好風景啊！」

舅父非常感動，向安利柯這樣說：

「看哪，圍繞着我們的自然與藝術多豐富！山與海的範圍內所收着的無數的東西，不是原被無限的水平線包圍着嗎？我們也應有大自然似的大氣量纔對。」

「看哪，那裏有橄欖林，有葡萄園，有結着穀物的田原……那些都是我們生活上所不能缺的東西。意大利人要想獨立，就非這樣地自己製造麪包不可。」

「再看哪，向那裏。那裏不是有堡壘嗎？堡壘上備有大炮。還有哪，鐵甲艦在衝了波浪行着吧。鐵甲艦上的大炮如果一放，可以使整個市街化成灰燼。那堡壘與鐵甲艦是守護祖國，防備敵人的襲來的。國家爲了獨立與正義，非與外國戰爭不可。你也該仿學國家，武裝了去和不義或暴力抵抗。」

兩人默然下了賽爾拉的高原，恰好，大炮的聲音「蓬」地由斯配契那邊傳來。

「那是甚麼聲音？」安利柯試問舅父。

「那嗎……」舅父管自走着，既而提起了精神這樣地教說：

「那是羅馬的午炮。是正確的正午的號聲。全意大利凡是有城寨的都會，到處都依了這午炮「蓬」地發聲哩。每日由羅馬把正確的正午知照各地的都會，全國都會都放出那「蓬」地炮聲來。羅馬是永遠的都城，是國家的心臟。這心臟的鼓動，把正確的時間傳給國家全體的肢體。羅馬的時間就是意大利全國的時間。我們的祖國只有一個心臟，但奉仕這心臟的肢體卻無限地擴張着。

「安利柯，你該愛你的國家，你該愛意大利。意大利是世界最美的國土，我旅行過全世界，所以很知道。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曾把燦爛的文化惠及全羅歐巴過。以後的意大利失去了可以教化全世界的東西了。但羅馬的午炮在全國城市齊聲轟鳴，好像在叫我們重新再來教化世界。『好，我們大家起來，為全人類再創造意大利的文化。』我們就這

樣地回答這永遠的都城吧，我們每日向這永遠的都城這樣叫說吧。  
舅父說着，脫了帽子向都城方面行禮，安利柯也隨了脫帽行禮。

動神怒，被放逐出了樂園，與其妻夏娃躑躅於棕櫚樹下時，和了琴淒然歌出的，就是此歌。

## 一一 關於職業

要正直！

須用了頭腦想！

努力地勞動！

能正直，能好好地想，能努力地勞動，無論做甚麼職業，都不是可恥的。

無事不須勞力，

也無事沒有利益。

但職業有好的也有壞的。所謂好的職業，就是適合於自己的職業；所謂壞的職業，就

是不適合於自己的職業。

○ 職業上有等級。

○ 能使自己喜悅而於人有益的職業，等級最高。

○ 拙劣的工作，不會結實。

○ 無論任何職業中都潛藏着寶貝，執鋤去掘，就能掘着。

○ 無能與完全的勞動之間，其差無限。

○ 能作出好鞋的鞋匠，比之於無能的律師，無智的大學教授，或拙劣的醫生，地位要高。

○ 官署的好書記比之低能的上議院議員，價值不止百倍

○ 才能如不鍊出，事業就無味，而且不能結出果來。

○ 任何職業都有詩與理想。

○ 低能者或壞人，無論幹甚麼，會沾污其職業。

○ 職業猶之林木，愈向上升長，其職業愈崇高。

○ 好的見解，要熱中於工作時纔會發生。

○ 觀看他人所作的好的作品，是有益的，但須自己用功夫磨鍊自己的手腕。

○ 有益於最大多數的職業，價值最高。

○ 勿就不喜歡的職業。

○ 就了某種職業，如果覺得不喜歡，難以忍耐，那末不如停止了改就別業的好。

○ 錯誤的事，如果一味任牠錯誤過去，錯誤就愈弄愈大，結果會弄到手足無所措。  
○ 錯誤可以變成悔恨。

○ 最不幸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抱着不平的人。

○ 最幸福的，是對於自己的職業有興味的人。

## 三 農 夫

身體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的農夫啊。

人的墮落，與物的腐敗一樣。

物雖腐敗，只要置諸土中，就能分解了成清潔的植物的養料。人亦然，雖已墮落，只要與土親近，就成清潔健全的人。

與土親近，握着鋤犁的農民，在人們中最為健康。縱有醫學博士若干萬人，也無術使國民成健康者。農民實比醫學博士牢握着健康的祕訣。

羅馬人原在羅馬種田的。那時羅馬人雖極少數，因有着他國人不能及的健康，能伸其勢力於地中海沿岸，竟支配了亞細亞與歐羅巴。



後來，羅馬人失掉了固有的健康，其大帝國也就陷入於滅亡之淵了。

○ 健康的自耕農民，營着幸福的生活……這樣的國最強。

○ 這樣的人最美：

赤足踏土，皮膚被日光曬得赭黑，掘土下種，吸着從綠葉叢中吹來的風的農民。  
這樣的人最醜：

一日到晚，蒼白了臉，坐在櫃臺旁，渴望有錢收入的神經衰弱的傢伙！

○ 鄉下的土上，產生引導未來的哲人與詩人。  
都會的塵埃中，產生使國家破滅的賣國奴。

美德與健康的農夫共生。

惡德隨不健康的都會人運行。

大都會是人類的墳墓。

土是產生一切有用之物的母親。

強烈的土的氣息、麥葉的氣息、森林的氣息、是人的最好的藥物。

綠野與青空，最有益於眼目的衛生。生活於綠野與青空之間者，其眼目自然好。眼目好的人，有着望見永遠的心。

我的孩子啊！

你該祝福大地，和祝福你自己的誕辰一樣。

如果農民饑不得食，至於詛咒人生了，國家就要滅亡。

農民的饑餓與病弱，其罪在國家。這罪與盜賊及殺人無異。

有兩隻手就可餬口，只有農民能如此。世間還有比農民更強的嗎？

農民是人類社會最初的勞動者，農民有着一切人類祖先的心。

一切東西出於土，復歸於土。

藝術、道德、哲學以及宮殿、紙幣、食物、衣服，都從土來，也非終歸於土不可。

農民又與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爲友。就是與太陽光爲友，與大空中波動的風爲友，與傾盆的大雨爲友，與廉纖的春雨爲友，與孕育一切的大地爲友。像這樣光榮的人，此外還找得出嗎？

但農民卻自忘了這光榮，遇見甚麼伯爵、侯爵等類，竟至不敢說話，這是何等的矛盾啊。

○  
生活無憂的自耕農，最能享受自由與獨立的幸福。

他們不必因爲怕到辦事處過了時刻，時時看表。

他們想休息一二日，也不必向上司提出請假書。

他們的主人是太陽與大地，太陽與大地，從未叱責他們。他們疲勞了或是不高興了，就可不待主人的許可，橫倒在草上，或回家去休息。想吸煙了，不論在陌頭，或在樹下，都可以自由地吸，因爲那裏是沒有懸着「不准吸煙」的禁牌的。

農民終日勞動。但在勞動之間，天然有間隔的休息。這休息期間的快樂，農民以外的任何人們不能用錢買得的。

勞動的所以神聖，實因其有着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的緣故。

但在資本家的工場中服務的勞動者，無自由也無獨立，故工場勞動者在勞動上無神聖的自覺。

有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的勞動者，只是農民。

只要一百日，不，只要十日已夠。如果十日不從鄉下送食物給都會，地球上若干億的人們，會在一日間死滅。人口調節的最後的手段，就只這事。

量而喜悅。

這喜悅是不爲農民的人所不能想像的。

○  
農民對了那龐然堆着新麥，莞爾地觀看，何等快樂啊。

這樣豐富而美的歡喜，非農民不知道。

收穫的麥，每粒每粒都閃着汗的光。

○  
農民的同輩中，有園藝家，有牧畜者。

他們耕土、剪枝、接木，或帶了牛羊之羣到空野去。他們的勞動，是國富的源泉，他們是國家的中隊長與大隊長。

○  
果實猶之乎人。

果實纍纍地青青地懸在樹上，好像內中潛伏着英雄的小學校學生的頭。園藝家就像小學校的先生，眺着各個果實，施以培養，培養成功了把牠們送出世間去。接木咧，剪枝咧，施肥咧，一旦所費的苦心都生了效力，園藝家對了碩大的可愛的果實，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歡喜。

園藝家用了自己的技倆與勤勞，收得了果實，把其中最良好的送給朋友與市場時，自己感到榮譽的矜誇。

他們把挑選剩下來的自己享用……這是何等的謙讓啊。

園藝家實有着這樣的高尙的矜誇與謙讓的美德。

園藝家由果樹園走入菜園去，那裏有生氣蓬勃的菜蔬，行列整齊的生菜，深紅如寶玉的番茄，從土中探首張望的蘆筍，肚皮大大的南瓜：到處都呈出各自的形狀與色彩，膨

脹着生命力。

這個，那個，都滿了水分，生意旺盛地吐放出特有的香味。在這樣的園中走着的園藝家，比坐在王侯的食桌更幸福。

園藝家把自己種着的蔬菜，各當作人看着：

帶苦味的苦瓜，猶之以警語來警戒世間的義人。

蒼蒿如優柔從順的人。

石刁柏像早熟的少年，立時抽出鮮嫩的芽來，採取稍遲，就老硬不可口了。

番茄形狀不甚好，香味也低劣，可是卻富於滋養分，其情形宛如農民。那赭赤的顏色，就不是農民的康健表象嗎？

牽牛花開出鮮麗的花來，可是花瓣見日即萎，且其種實毫無實用，恰似虛榮浪費把財產蕩盡的女子。你把牽牛花的實剝出試嚼吧，氣味真討厭哩。虛榮的女子也如此，表面



我們意大利陽光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能出果實。但意大利種不出像法國的莓與甜瓜那樣好的東西來。梨也不及英國。馬鈴薯呢，又不及德國。我們在這上，對於法國、英國、德國，實有愧色。非一雪此恥不可。

○  
農民的同輩中，又還有園丁。

較之於忘恩者，虛榮者或養成貪鄙的壞人的學校教師，培植出好花的園丁，不知要幸福多少。

園丁的工作在乎創造出美來。園丁日夜在想法使花開得美麗。園丁所最厭忌的是污物。園丁費了心力使人生美化。

○  
像我這種在海上過着生涯的人，可懷戀的第一是美麗的花。見到有好花放着馥郁的香氣，我幾乎會對了地上的愛陶醉。造出這樣好花的園丁，真是惠人不淺哩。

意大利可產全世界的美麗的花。

亞爾帕斯山有北極產的美花，東南部能產亞非利加的草花。又如冰河的龍膽，奧斯大利亞的「亞卡西亞」，喜望峯的「西斯」，都可在意大利種植。

如果我能施行一種魔術，使二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成爲農夫園藝家或園丁，那末意大利不知將怎樣美，怎樣健康，怎樣幸福啊！

能兼操數人的工作的完全農民，大概都養着牛馬或豬。

家畜專門的牧畜者，與農民幸福略有不同。以牧畜爲業的人，在蒼空之下，碧草原上，放飼着大羣的牛羊，這對於健康上也是無上的職業。

牧畜者所需的知識技量不多，頭腦不妨簡單。到了積有經驗，就能創造出優良馬牛或羊來，獲巨萬之富。大牧畜家可以開拓國家的大富源。

意大利尚有許多適於牧畜的草原，何竟沒有在這許多草原上去求無限之富的人。

現在最優良的牛馬或羊，不是在亞爾帕斯產生着嗎？

○  
古來牧者曾做過王者。現在印度地方，還把牧者一語作着最名譽的稱呼。

○  
如果想知道牧畜業者的盛況，只要到南美洲去一看就明白。

在阿爾普丁共和國，有在廣闊的牧場上，飼着數萬匹牛馬或羊的大牧畜家。那真可謂壯觀了。說到大牧畜家的富，更是可驚。

○  
可是，我的孩子啊！

如此快樂的農民，園藝家或園丁與牧畜者，也不能全沒有煩惱與困難。任何職業，都有危險困難附帶着的。

他們之間，有暴風與饑饉的煩惱。農民的大損害，是保險公司或拓殖銀行所不能賠

我把好的事教給你吧。

上船去，

揚起了風帆，

行到無國境的大洋。

去！

這纔是勇敢的男兒的事業。

去，把印度的金剛石，斯坎奇那維亞的毛皮與美洲的糖帶了回來。

上帝把大海給與勇敢的男子，說「可以此爲家。」

去，聽各國國民的言語！

去，從五大洲攜了紀念物來，把村中裝飾成一宮殿！

要成船夫，先須有勇敢的心志與強健的手足。

要有與怒濤抗衡的勇氣。

要有強大的腕臂。

要能耐饑渴。

要有抵抗潮風的皮膚。

要能永久的沈默。

要能與危險奮鬥。

要甘於咬嚼鹹硬的醃魚，比食雉雞的肉還有味。

要慣耐寂寞，在單調的生活裏也能發見歡喜。

去作目窮無限的水平線的生活吧。

如果不願爲被人使役的水夫，那末去做船長就是。

做了船長，儘可領略發號施令的男性的喜悅。

只要部下愛戴，船長真是最崇高最榮譽的職位。堅毅勇敢，頭腦正確的船長是船的

王國中的理想的王。

愈是飽嘗無限的孤獨與寂寥的船員，愈有深刻的愛。

無限的蒼空，無限的海波，能令人痛切地感到人生的微弱的悲哀。這悲哀纔能引起沈默的冥想，養成深切的憫憐心與幽邈的思想。

片塵不染的清潔的大氣，唯有乘船的「海洋之子」纔能吸受。

從長期的航海回來的人，纔會用了從衷心的湧出的情愛去撫抱小孩。

海上生活能令人性格增強，品性加美，能令人養成勇氣與寬大之德。

海上生活者纔是真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所營的是不能豫知何時有危險的生活，故能把安寧的今日最愉快地度過。

人在一生間如果能輪番地作農夫與水夫的生活，那纔能享受水陸二種的理想的  
悅樂。

我的孩子啊，你想：

在數年前，意大利的輪船數在歐洲是曾占第二位的。現在已突然不振，把許多海上

可！權失去了。啊，意大利須從這不幸與恥辱中躍起，成一個聯結東洋與西洋的大貿易國不

但海上生活者也有不能免的危險與煩惱。

不知何時要遭難的危險！身體的過勞！長久不能見親愛的家屬朋友與故國的苦痛！但我們若無戰勝這危險與煩惱的勇氣，意大利是不能得救的。

## 五 商人

不論是誰，多少都不免有些商人的意味。譬如：農民把所收穫的出賣，學者把知識換錢，藝術家把其所造出的美掉麪包。

可是，世間還不可不有以商業為專門的商人。世間有許多人生產了各種物品待售，

而在一方面世人又有各種的需要。有的要得產自邊鄙的東西，有的想得舶來的外國貨物。所謂商人，就是把各種各樣的生產品分配給一般人衆，而在其勞力上取得利益的人們。

欲爲一完全的好商人，須具有種種的德。

商人最要緊的是見機。商人要像獵犬一樣具有銳敏的嗅覺，嗅到各方面的情形使良機勿失。

次之，商人須實行經濟道德。不可貪不正的利益，不可疏忽大意，致結果遭損失。

商人又須堅忍。因了市面的變動，甚麼危險原都不能豫料的。但即使處到逆境，也非有忍耐奮鬥的預備與決心不可。

想積錢的，喜作都會生活的，喜幹事務的，……這樣的人們，適於選擇商業。雖然作了商人，在百忙之中也仍可玩味那靜的喜悅與詩的機會的。



能發見新的財源，是愉快的事。故商人一經嗅到新的賺錢的方案，就很興奮，好像做將軍的人感到必勝的豫算時一樣。

但一味熱中的賺錢，就容易流於專事投機，不能再作健實的買賣了。這卻是一種不健全的事。

最初就投下大資本去幹也好。但也須知道：今日的豪商，在當初大都是從小資本逐漸擴張的。如果你沒有正確的頭腦與機敏的手腕，大資本也會消蝕淨盡。

全世界最能營商的要推英國人。英國人會把其精神生活應用到商業上去，真足佩服。他們的商業的能占到全世界第一位，就由於此。是商人同時也是詩人。像這樣的商人，唯英國人纔有。

有一次，我在勃拉達遇到了非出手去營商不可了，那時替我籌劃資本的某富豪，不問我資本的有無，只問我說：「你有信用嗎？」

信用是如此重要的東西。

## 六 工業家

國家富強之源，在工業的發展。

全世界最富的美國，工業非常發達。又德國的工業的隆盛，真是可驚。

記起一件事來了，我曾從科學者孟特克查教授聽到這樣的話。

教授充了意大利的特派員，於一八八五年之冬，出席於柏林的學術會議。據說：有一夜，被延招與德國皇太子的夜會，皇太子親切地問教授道：

「到了柏林以後，有甚麼感想？」

「我於三十年前會到過柏林。那時的柏林與現在的柏林，真有雲泥之差。柏林的進

「是，今後原非大大地發展工業不可。在目下只不過是些蠟，火柴，油類與細粉麪等類的東西罷了。」

試想，把火柴與油輸販於印度，能有若干的利益呢？這樣幼稚的事，只等於騙小孩子而已。

我的孩子啊！

你如果能備了最進步的機械，經營一大大的工場，我就不惜從心底裏對你讚美。

敏捷的機輪在大工場中各處疾轉，無數的職工依了指揮拚命地勞作着！你如有一天處到這地位，你就是一大工場的王者。你可以成了生產與富的支配者，昂頭闊步，還可以把麪包與慰安惠給勞動者，叫勞動者依了你的意志盡力勞動。世間還有比這愉快的事嗎？

說雖如此，工業上也難免有打擊，非豫先覺悟不可的。

第一，工業的生產品非與外國貨競爭不可。要戰勝外國貨，工場中自首領以至職工

就須同心同德，用了健全的頭腦精神與手腕，協力地勞動纔行。一旦自己的出品不及外貨，競爭就立刻失敗，工場也就不能自存了。

次之要耽心的，是輸出國的市價的暴落。這原是時運使然，無可如何的事，但能平日出品精良，資本上有所積貯，就可減少恐慌了。

要之，大工場的主人，須用了世界的知識，世界的精神，懷抱那製出世界首屈一指的出品的決心與努力纔行。

## 七 藝術家

我的孩子啊！

你如果能成爲一個藝術家，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藝術家有的操了樂器，有的執了畫筆，有的手執石膏或大理石，有的執了筆寫小說或詩，都在找出自然與人生的祕密，與造物主相競爭。自然界把其祕密揭開於藝術家之

前，使藝術家對了美生出狂喜，或笑或泣。人生也把它深的祕密報告給藝術家，使藝術家對之或奮，或笑，或泣。藝術家捕捉了自然與人生的祕密，寫成繪畫，作成音樂，或是作成文學，就會放永遠之光，在人心開出花來。「人生短促，藝術悠遠。」詩人這話，確說得不錯。

○  
世界之中，有一種世界，是任你怎樣考慮勞作都不能滿足的。人都自知有這一種世界。爲了醫療這渴望，非在這人間世中現出新的感動不可。又，人對於美的東西，天然有讚仰之心，如果所見所聞都是醜惡，人就將不堪生存了。

把這新的感動與美的歡喜贈給人的，只有少數的天才藝術家。少數的人創造，多數的人加以讚美。

○  
在世間喚起新的感動，造出美的東西，使人心驚喜讚美者，謂之藝術家。

藝術家所給與民衆的利益，迥與學者或大將軍的功績不同。俗衆紀念學者或大將

軍的功績，不惜爲之造像，而大藝術家的功績，則往往使未來的時代人心裏迸出崇高的感激與讚歎。

藝術家所給與世間的美，高耀於義士所給與世間的正義。驚喜於美的叫聲，愈勝過對於正義的嘈雜，人類纔愈能向上。

我的孩子啊！

如果你能成爲一個大藝術家，你會超越國境，被全人類祝福，爲一切女性所禮讚吧。又，在你死後，仍會連續不斷，在人心發爲不盡的光明而爲人所喜悅吧。

○  
我的孩子啊！

如果你想成一大藝術家，須具一大決心。

何以故？因爲藝術家決不可流於凡庸。只是嗜好藝術，或僅有藝術上的天分，並不就可成藝術家的。藝術家非有偉大的感激與不屈不撓的大精神不可。不，大藝術家卽在悲

哀痛哭之際，也非能聞到天在他心裏的呼聲不可。天的呼聲叫你作詩人，那末就作詩人。天的呼聲叫你作雕刻家，那末就作雕刻家，又如果你作小說家或建築家，那末你就作小說家或建築家。你若不能排除一切艱難，向了燃燒似的美的愛好勇猛邁進，即從事了藝術，也無非只成爲一個無聊畫家，拙劣文士或江湖俳優而已。這樣的人算不得藝術家，乃是最可憐的乞食藝人。

世間該有許多平凡的人，去各埋頭營一部分的工作。他們雖平凡，卻幸福而有益於世。但藝術如果平凡，那就與無益有害的贅疣，無法救治的不幸者，徒然消費的乞丐無異了。

藝術品不是實用品，是人間所斷不可少的奢侈品。故爲藝術家者，雖身處任何窮場，仍須有奢侈逾王侯的氣度。這所謂奢侈，並非卑賤不德的奢侈，乃是陶醉於自然人生的

美的高尙的奢侈。

平凡的艺术家，恰如披金箔纸衣行乞的乞食者，或手无军队自以为王的誇大狂者。亞當的子孫所罹的煩惱之中，最大的煩惱就在求享最大的奢侈，想得最優美的生活。

你須把這事加以深思。

有一個故事：

隆巴爾特曾有一個被大家期待為天才畫家的青年。他往羅馬學畫，有一作品在羅馬展覽會當選。他自己及他的父母都對於他的前途懷抱無限的希望。誰知他的作品當選反成為他的不幸之源。

他想成就為一個大藝術家，把其一家從貧困中救出。不料，此後竟作不出比處女出品更以上的作品來。他曾屢次出品，結果都不當選，所得到的只是嘲笑而已。



他沒奈何就只好回到故鄉去。這時，青春的，大志已漸消失，徒然鬱鬱不得志地，把日子過着。社會大眾已早無人顧及他的畫了，大家都把他認作平凡無價值的畫家。其實，把他認作平凡無價值的，不但社會大眾，他自身也早已全失了自信力了。他常暗地裏自怨自傷。

他苦心又苦心，想一雪恥辱，曾幾次變更畫風，改變色彩，爲新的嘗試。可是愈努力，作品愈不爲人所歡迎。

他結果懷疑自己，煩惱愈增，神經大受激刺，至於不能安眠。但卻沒有決然投去畫筆，改就別種職業的勇氣。

他在欲望與絕望之苦痛間，轉輾困悶，年紀也漸漸老大了。我對於他很知道一切，晚年境況的零落與道德的頹廢，幾乎令人目不忍觀。

他動輒悲哭或憤怒，結果至於失去朋友與領略清靜的喜悅的能力，荒頹的精神漸次剝奪他的身體上的健康，終於患了長久的腦病而死。

我的孩子啊！

你可知道在美術之都的巴黎有多少畫家？巴黎現擁擠着八千個作畫家的人。其中女子三千，外國人三百。可是這八千人之中，能以自己的作品生活的只八十人。試看：巴黎現在的七千九百二十個畫家，都是在惱恨與屈辱之中過活的天下的大不幸者。

一、你如果想投身於藝術，你須學習那在偉大的藝術品中所閃爍着的大精神。不過，第一，你須自覺你自身的價值。這是從事任何職業都必要的。

決不可信任他人的口頭讚語。但是，把作品去求高明的先輩批評，是很要緊的。如果那先輩不點頭嘉許，你就該懷疑自己的天分。不過，他人雖不稱許你，倘你的自信命令你非從事藝術不可，那末你就該勇氣百倍地更去努力製作。

如果鼓不起這勇氣，那末你該自己斷念於藝術家，速去尋覓適當於你的職業。世上

之生起喜悅來。

又，真的藝術家能找出學者與富豪所不及見到的高尙的喜悅，使悲哀者得安慰，使絕望者奮起。真的藝術家把頭腦上所不能思考的真理，以心感得，表現之於詩或繪畫與音樂。

大藝術家的功用，宛如使枯野開花，使沙漠生水，使死者蘇甦。

大藝術家感到了常人所不能感到的尊貴的東西，表現成作品時，自己也會發生出無限的驚奇來。有一個名叫費迦斯的希臘大雕刻家，據說當他雕刻成一寇辟特的神像的時候，不禁自己跪下去禮拜了哩。對於自己所作的工作，能有如此高尙的喜悅與尊敬者，只有大藝術家啊。

所以，國家無論怎樣富強，如果其國沒有偉大的藝術家，不久國民就會墮落，終而至於亡國。因無藝術而亡的國，不能給後世的國以何等的光明。藝術的光是永遠不亡的；產生這光的喜悅，為大藝術家所特有。

## 八 技 師

技師也是有趣味的職業，能成就爲一個相當的技師，就能過很舒服的生活，故想做技師的人很多。因之，平凡的技師，在世間也就指不勝屈了。

技師的專門學是工學。要做技師須有特別的天分，只是常識，是不夠的；只是才能敏捷，也還不夠；非天生有設計與數學等的優秀天才不可。好的技師，往往在幼時已能發揮其特長。他們在幼時，已喜在雜記本上作設計，喜模造大礮咧、機關車咧、機械等的玩具，而數學的成績常列最優等。這樣的孩子，如果再有着強健的身體與敏活的心，那末將來就不難成一技師了。

個技師。  
如果我活到二三百歲，我頗想劃出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就是二十五年來學成一

技師對於公衆，不知有着多少的貢獻。築路，造橋，鑿隧道，建工場，備機械，都要賴有技

師。

技師能使地面的形狀一變。平山，割裂大陸，除去島嶼，排除湖水，穿山成孔，都是技師的事。技師富於地理學與地質學的知識，故裂山開河，都能胸有成竹而無錯誤。

技師做這樣的工作，不消汚手流汗，只要有一枝鉛筆，就能完成大工程的設計。技師真是有趣味的職業；他能指揮許多的夫役，實現自己的計劃，完成其大事業。

○ 技師之中有種種的人。

有的造蒸氣機關。有的造了蘇尼士運河，把亞非二洲分離，使歐洲與印度的距離縮短。有的把南北美洲用巴拿馬運河分隔，使全世界的交通爲之改觀。還有飛行空中宛如乘船渡航大海的飛行機的技師。

○ 說到優良的技師，意大利原不少於別國。在意大利，土木技師不十分必要，而機械技

師與礦山技師還大大地不夠。現在機械技師都仰給於阿爾帕斯山那面的諸國，礦山技師而非僱用外人不可。這足見意大利人才的缺乏，誠是可恥的事。

你看，那從賽爾奇尼亞等地方收了方鉛礦，製造鉛、銀與銻的配得爾沙萊工場，不是用着英國的技師嗎？

在古昔，意大利曾有過萊阿那德·特·文契，米吉朗奇羅等樣的人，他們是世界最偉大的美術家，雕刻家，同時也是世界最偉大的技師。現在的意大利已不復有這樣的人了。但他們是我們的祖先，我們非在同胞之中再產出這樣的偉大人物不可。

完善的道路，壯麗的鐵橋，雄大的隧道，一經造成，公衆將怎樣喜悅啊！至於造成這種大工程的技師，喜悅更在民衆之上。

但技師當擔承這種設計與工程時，儘可暗中作人所不知的不正行爲。所以，要做真正的高尙技師，非有嚴正的道德的精神不可。把設計馬虎些，原可多得包工的餘利，一旦在建的工程，因了暴風洪水或地震，一敗塗地起來，技師就要從世人受到道德的訶責了。

○ 技師到了晚年，享樂着閑散的生活，如果見到了自己所手成的橋梁，教會或公會堂，將怎樣地喜悅啊。學者的學說，有時會不流行；政客의 議論，有時會消滅；而因了技師的設計所成就的建築物或橋梁，常永遠存留着。設這些建築物或橋梁再有着濃鬱的藝術美，又是何等的可樂的事啊。

○ 技師在其屋內生活與戶外生活相均衡的一點上，亦較別種職業爲優。技師的生活，纔是身體健康與精神健康二者相調和的生活。

技師在室內則用點或線繪鐵道的設計，或打建築的圖樣。圖案成就了，就到戶外曬

法科大學，好比是隻垃圾桶。其中有蠢物，有沒幹的東西，有熱中於學位的沒出息的執袴子弟。喲呀，裏面還夾有着那誤認無聊職業爲理想職業的愚魯的優柔者。

學習法律的傢伙中，大抵都是以月末取僅少的俸給爲唯一希望的人，無才力膽量去營可以獲利的商業的人，以及沒有爲自由正義而奮鬥的勇氣，卻想鑽營官僚的人。如果機會碰得湊巧，不消說也許可以占得相當的地位吧。

但垃圾桶中也許有可珍的東西，法律家中也會有好的少數的人物。這就是自覺了自己的尊嚴，以國民的先導自任，而投身於法律的人們。

我的孩子啊！

如果你要爲法律家，非作這樣的人物不可。倘你自問沒有雄飛的天分，那末清潔芳香的田野安閑生活，比之逼人的沈悶與腐臭的官衙空氣，不知要好到若干倍啊。

○  
律師多的國家，決不是好國家。